

尚書正義

冊二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四

大禹謨第三十釋文徐云本虞書總為一卷凡二卷今依七志七錄為十三卷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臯陶矢厥謨音高陶音遙禹成厥功陳其功帝舜申之申重也重美二子作大禹

臯陶謨大禹謨九德九功亦作蕃益稷凡三疏陳其謀禹為帝舜陳己成所治水之

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臯陶二篇之陳己成所治水之

篇凡三篇也先大禹序先言臯陶益稷在篇以功大為後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

是臯陶所言因臯陶之言而論益稷在篇以功大為後故先禹也陳其謀禹為帝舜陳己成所治水之

正義曰陳釋詁文陳其功也序成在厥上此是謨在禹成其功順上句傳從便

文故乃功也又帝曰臯陶惟茲庶罔或干予重釋詁乃功大禹謨云曰俞朕德時

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治禹能致九功而謨以謀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

為傳凡三篇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及得謂之夔益稷

大禹謨功稱大其疏故傳禹稱至謀也正義曰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

三篇皆是大其功使異於臯陶之事下錄禹加於堯之知己又美所禪得人故包

括上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受禪後乎明史以類聚為文計此三篇

禹謨最在後方乃死不知禹征於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

年即征曰若稽古大禹而順言之道曰文命敷於四海祇承于帝教言其外布文德

堯舜也先儒云文命禹名教疏曰若至于帝○正義曰史將錄禹之事故為題目

道也此馬能以文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常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

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陳正義曰堯舜以外內言之祇訓敬也禹承堯

舜二帝故云敬承堯舜傳不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敏疾也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

賢萬邦咸寧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稽于眾舍己從人不

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考眾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

矜居陵反疏曰臣能重難其為臣之職則上之政教乃治則下之眾民皆化而

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並願善以輔己則下之善言無

其是非舍己之非從人之賢不苛虐於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於眾棄困

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愍念之惟帝堯於是能為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之不

易也○傳敏疾至修德○正義曰許慎說文云敏疾也求賢自輔故其政自難為

治矣見善則用知賢必進眾民各自舉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文善言無所伏者

禹事以可知而略之○傳攸所至下安○正義曰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

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

可用也故嘉言與賢異其文也如此用善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傳帝謂

至所重○正義曰舜稱禹故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不能惟言其考眾從人

故遂稱堯德以成其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備而無妻謂之縵縵念

矜孤愍窮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縵縵念

之互相通也寡此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及總之此困窮謂貧無資財也益曰都

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及總之此困窮謂貧無資財也益曰都

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及總之此困窮謂貧無資財也益曰都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運武定禍

亂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運武定禍

至下君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天地以此為大聖而無

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天地以此為大聖而無

視而命之使同四海之內為君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運武定禍

之義故為所覆者大運者動之故為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運武定禍

故為無所不通案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又神法云無方此言神道微妙

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蓋法云無方此言神道微妙

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倒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為視奄同釋言文益至帝舜○正

稱堯善者亦勸勉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道也順道吉從逆凶言不

尚書注疏四

一一中華書局聚

虛響○迪徒力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先也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

反響許丈反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先也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

備俱深乘法守度言有恆○吁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

音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道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去

起呂反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咈專

火其反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咈專

○欲難扶犯衆與禍故戒之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我慎無怠惰荒廢則

反疏禹曰至來王○正義曰禹因益言謀及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吉

慎之誠無如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恆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之豫無過耽於戲樂當

之誠如是以百種志意惟益廣也無越正道以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謀勿成從

己○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百姓勉

怪聽者辭此無可怪聞善驚而為聲耳先者戒者驚其言無心億然後設戒云凡欲

為亂是者慎無於聲視於當執之故以乘見之守度解不失常也○危治淫不

過至為戒○正義曰淫者過之樂為過也逸謂縱體以在於

戒遊適心在於淫○故以遊過之樂為過也逸謂縱體以在於

古人○賤傳之○求傳咈戾至○戒之○曰正義曰堯典已訓咈悉戾彼謂取戾人情苟悅謂衆意

在下故詳其文耳專欲難成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其言為政念重

德則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言養民之本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正德以率下利

以養民三者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  
戒之用休董

和所謂善政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  
戒之用休董

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以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  
○俾必爾反壞

乎怪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曰水土治曰平五功而敘

反乎怪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曰水土治曰平五功而敘

數美之言是汝之  
疏 禹念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  
獻謀於帝曰嗚呼帝

功明衆臣不及  
疏 禹念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  
獻謀於帝曰嗚呼帝

民養三者使水火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  
功九德之政也

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當皆就  
有正身之功九德惟使皆有次敘九

事次敘惟使皆可歌樂此乃德之念用是德能為善  
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

人雖為善或寡令終故當戒勅之念用是德能為善  
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

也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九歌之辭使長為善也  
帝答禹曰汝成辭自勸勉

然汝治水使地不天○傳成六府三事信○皆治  
萬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

功於禹明衆臣不及○傳成六府三事信○皆治  
萬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

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為篇耳非是一時  
之府事○正義曰下言也禹謀以

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財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  
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

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之所聚故稱六府襄二  
七年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

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生故於土下言之也彼惟  
五行此兼以穀為六府者穀之於

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彼惟  
五行此兼以穀為六府者穀之於

尚書注疏四  
二一中華書局聚







時乃功懋哉民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臯陶曰帝德罔愆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臣愆過也善則歸君人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延及也父子罪

不相及而及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故過誤所犯雖大必宥音又罪疑惟輕功疑

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

有司也辜罪經常司主也辜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帝曰俾

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上使我從心所欲而政能以治民動順陶帝曰臯

休○正義曰帝以禹讓臯陶故述而美之帝呼之曰臯陶惟此羣臣衆庶皆無

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汝作士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

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

哉臯陶以帝美己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雖大亦宥

簡易御衆庶以優寬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世宥過失者無大疑者雖輕從

之刑其故犯者無小罪必刑之疑者雖重從輕罪之功有疑者雖大亦宥

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罪之德下治於民不常之罪如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

言民之無刑非己力也帝又述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為政以治四方之民

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己知其功也○傳弼輔至治體○正

義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相當也○傳弼輔至治體○正

體言臯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傳弼輔至治體○正

臯陶或行刑乃是以殺止殺為罪必將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

於無所用刑無所以用此期為限與前經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民

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即洪範所謂皇極是也○

傳愆過至之義○正義曰愆過中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

是善則稱君而行簡以臨其民不御衆斥其治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

論語云居敬而行之哉是御衆宜以長及物故延詞亦至也○正義曰謂

上不寬何故俱謂之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詞亦至也○正義曰謂

父世謂後胤故俱謂之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詞亦至也○正義曰謂

正義曰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臯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

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己力也常訓也臯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

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不得已心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

故也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有罪不相對故為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

罪有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有罪不相對故為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

放也洽謂沾漬優渥洽帝曰來禹降水傲子成允成功惟汝賢水性流下故曰

於民也洽謂沾漬優渥洽帝曰來禹降水傲子成允成功惟汝賢水性流下故曰

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滿謂

賢重美之○傲居領反重直用反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滿謂

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執心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謙沖不自盈大○假工雅反盡津忍為于偽反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其能不自矜其功而伐言禹推善讓人不失予

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元大也

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

當升為天子○丕普悲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

故戒以精一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成故戒勿聽用○聽徐天定反可

信執其中一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成故戒勿聽用○聽徐天定反可

尚書注疏四 五 中華書局聚

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民以君為命故可畏言衆戴

君以自存君恃衆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有天子

道德之美困窮謂天之祿長終汝身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謂伐惡言口

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長終汝身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謂伐惡言口

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於一也出呼之曰來至不再○正義曰帝不許禹讓

如字徐尺遂反好如字徐許到反疏呼之曰來至不再○正義曰帝不許禹讓

不能治之汝能成聲教之信能成治之功惟汝不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

於溝洫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宮室常執謙沖不自滿溢誇大惟汝之賢也

又申美之汝惟不自誇今故勉汝為天子因戒以君之法民心中甚危險汝

與汝爭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為天子因戒以君之法民心中甚危險汝

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難明我當用人乎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

心惟甚幽微危則難人君不當受用人乎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

衆之謀勿信之言民所愛者非人君乎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

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無人君則民叛之無

故愛君也非君失道則民叛之無人君則民叛之無

之哉謹慎汝所為之天守無人君則民叛之無

人所願也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位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

惟口之傳性至美之興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

也○傳水所出好興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

事徹戒於予益稷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癸甲啓呱而泣予弗子惟荒

度土功之難文在下篇實是欲禪前事故帝而治之功也前已言地性為

朔南暨教復說治水之是成聲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為

成是汝功今復說治水之是成聲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為

聖其功為賢猶大○正義曰滿以器喻人之德為盈大則假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  
 ○傳滿謂至盈大○正義曰滿以器喻人之德為盈大則假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  
 知是為自滿言己無所不能是為自禹實不自滿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之  
 功德云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之  
 是儉於家盡力為民是勤於邦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傳自賢  
 至衆人○正義曰自賢己賢曰矜矜能爭功故曰矜矜能爭功故曰矜矜能爭功故曰矜  
 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爭能爭功故曰矜矜能爭功故曰矜矜能爭功故曰矜  
 者矜其能也賢能大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矜  
 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傳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矜  
 正義曰不矜伐而不失其功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傳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矜  
 玄以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識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歷數謂天功既大立君  
 望歸之即是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識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歷數謂天功既大立君  
 謂天子也○傳危則道至其中○正義曰居位則治人治民必道明人心戒之惟  
 人謂天子也○傳危則道至其中○正義曰居位則治人治民必道明人心戒之惟  
 慮之主道為微道必精立君所以安人必危則難安○正義曰居位則治人治民必道明人心戒之惟  
 微則難明將欲明道必精立君所以安人必危則難安○正義曰居位則治人治民必道明人心戒之惟  
 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必精立君所以安人必危則難安○正義曰居位則治人治民必道明人心戒之惟  
 妄用言然後可得明道必精立君所以安人必危則難安○正義曰居位則治人治民必道明人心戒之惟  
 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為謀慮是偏見之說二終必無成○故戒勿聽人  
 也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為謀慮是偏見之說二終必無成○故戒勿聽人  
 無主不故則亂故民○以君為命君尊民畏○正義曰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  
 嫌其不故則亂故民○以君為命君尊民畏○正義曰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  
 知其慎汝有慎也○傳有慎也○正義曰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  
 海困窮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故知如王制  
 所云孤獨寡此四者則天之窮而無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為天子當慎天  
 位修道德養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窮而無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為天子當慎天

大福保大名也○傳好謂至於一○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為賞善與戎謂疾人而動甲兵

故謂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心

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宣之此

言故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此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帝曰禹官占惟先蔽

志昆命于元龜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蔽必世反徐甫世反斷丁亂反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習

吉無所枚卜禹拜稽首固辭再辭帝曰毋惟汝諧言毋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

今鳩反禹曰至汝諧○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曰每以一枚歷卜功

又音金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

大龜我授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後謀及鬼神加

之卜筮鬼神之依我矣龜筮復合從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

卜也禹猶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母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諧和此元后之

任汝宜受之○傳枚謂至之志○正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

人然請卜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義曰占是卜人之似若枚數

官占者帝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是帝王立卜

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為蔽獄是蔽為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

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傳習因至枚庶

後因前故為因也朕志先定言己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謀

○正義曰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之襲習是

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即志先定也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

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汝卜法不得因私謀將欲命禹不預謀故不在更卜方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將欲命禹不預謀故不在更

請也○傳言毋至之任○正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者禁止令勿姦也○古言毋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

辭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廟受神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初攝帝位故疏免正月以明年初○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神靈之宗廟總率百

事奉行之故疏免正月以明年初○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神靈之宗廟總率百

官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說皆同也此年舜即政三十四年

九十六帝也○傳受舜至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云祖之宗廟文祖言若

有文德知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云祖之宗廟文祖言若

意昌意生顓頊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禘敬康句芒生

賤瞽瞍生舜即顓頊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禘敬康句芒生

牛瞽瞍為親廟則文祖為黃帝顓頊等也○傳順舜至行之○正義曰若攝

得為如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傳順舜至行之○正義曰若攝

帝位故事而盡行之其奉行者嘗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

守非率百官之事舜自為陟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為虞

書故言自順帝之初奉行人也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干王

循帝道言亂逆命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苗軍旅曰誓濟

濟衆威之貌蠢茲有苗昏迷不恭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侮慢自賢反道敗德

尚書注疏四

七中華書局聚

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民棄不保天降之

咎言民叛天災之肆予以爾眾士奉辭罰罪肆謂侮慢以下事爾尙一乃心力

其克有勳尙庶幾一汝心疏故帝曰咨至有勳順帝曰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

不循從我命今蠢蠢然動而帝乃會羣臣諸侯告誓於衆曰濟美威之有衆

皆聽衆自以爲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君子在野小人位由此民棄叛之不

慢其衆上以爲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君子在野小人位由此民棄叛之不

保幾同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勳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之

義曰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之

云竄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禹徂征是三苗之民數干王之誅之事

禹率衆征之猶尙逆命謂苗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之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之

歷代常存無世在下謂苗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之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之

祖鯀既殛死於羽山禹乃代爲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被宥

北之復使爲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循徂往皆釋詰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

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乃死與舜不

會堯禪事不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禹征苗復陟方乃死與舜不

盟詛不之貌○正義曰軍衆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詒誓不於時未與

也據此文五帝王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公晉之世有盟不及左傳云平王與

鄭文質二伯威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衆而

濟郭璞云蠢動為惡不謙遜也○正義曰為人慢謂忽言語故為狎侮先

以宜討之○傳狎侮至德義○也○正義曰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故為狎侮先

王輕慢興教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

侮為異旅獒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

路德謂自得狎侮之心反道從先邪徑敗德義正行也○先王訓教者物所由

義曰雖則下愚之君皆從其欲以賢為惡謂佞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

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為惡謂佞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

罪則氏迷之狀也○恭傳肆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釋之○傳尚庶至我命○即所伐之

釋言云庶幾尚也○三旬苗民逆命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服責以威

以相解故尚為庶幾○三旬苗民逆命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服責以威

徒且反一音丹末反○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也○益居此

義佐禹欲其修德○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者損之自謙者

致遠○居音戒○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者損之自謙者

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

責不責於人○田本或作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慄瞽亦允若○隱惡載

敢號戶高反旻武巾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慄瞽亦允若○隱惡載

夔夔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夔夔慄慄亦允若○隱惡載

誠感頑父○慝他則反見賢遍反瞽音古瞽素后反夔求龜反齋音側皆反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誠和矧况也○誠音咸矧失忍反易以歧反禹拜昌言曰兪班師

尚書注疏四



振旅昌言也益言為當丁浪受而然之遂還師音旋帝乃誕敷文德遠人布

○文誕音但之舞于羽于兩階主階間抑武事○階徐音皆修闡文舞於反

善闢尺七旬有苗格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也○苗之國左洞庭音

禮疏肯服罪至苗格○正義曰禹既誓於眾而以能動臨上天苟能修德無遠而不

謙不虛至以苗行德之事自滿者招其損謙初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往禹修德

田懼齋莊泣于旻天於父母無罪自謙引其惡敬以事見父母順帝至和然

益語也遂還于冥整眾而歸帝舜乎言大布文德舞于兩階之間言曰有然

自服來至言主聖日也御之有道也○傳旬者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堯典云三

辭而便憚之知旬十日也兵以武師是得生辭也傳告知然者昭後三年左傳無

征伐之便憚之知旬十日也兵以武師是得生辭也傳告知然者昭後三年左傳無

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先有文告之命而即魯之為文告之命使

辭為生辭者若苗師退而服我復道何求為退而以不降復往必無辭待其不

後行師必將大殺戮不以柔服也若先告之必謀也○傳贊佐從而

動遠而難動又言無遠不居乃言德動遠人無不至也益

民以此義佐禹欲脩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之多矣禮運云聖人順  
曰天自滿至常道○正義曰自以為滿人必損之自謙而福謙人必益之易謙卦象  
傳招損謙受益○天道之常也○蓋言此者欲令禹脩德息師持謙以待有苗○  
己故呼曰旻天書傳曰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明  
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日號泣于旻天何為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  
高曰舜往于田則子既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曰非  
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養父母之職而已矣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  
十惡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己自責不以非於人也○  
文夔夔與齋慄共文故為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己事○警同耳丁寧深言  
見時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見父恭敬以見夔夔然悚懼齊慄是  
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為善人故孟子曰舜之性既  
堯徵用堯妻之以女警腹猶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正義曰愚誠之性終不  
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二女警腹猶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正義曰愚誠之性終不  
咸訓為皆能相從亦和之義也○近言於天而智於言能動天言帝能感警以況  
天以玄遠難感警以頑愚難言也○近言於天而智於言能動天言帝能感警以況  
動天而神也○覆言警者以言雖愚猶能感天而神也○近言於天而智於言能動天言帝能感警以況  
難者以見之其實天與言俱難感以況有苗乎○言難於言帝能感警以況  
九年晉士甸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耳以君命出進退在夫  
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耳以君命出進退在夫

文與春秋二傳皆以此論語文振整也言整於禹使脩德而帝遠人至來之○正義曰遠  
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臣共行之也○傳千楯為武事○正義曰釋言云干  
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扞通以千楯為名故干為楯釋言又云  
是武舞也郭璞云舞詩者持以自蔽也○明位云朱千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  
即亦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者以德之舞於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千羽  
而振故教為文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苗氏左洞庭不恭而往征得辭  
之說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荒服之例起以滅者驗之為然禹貢五服甸懼之辯士  
每荒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為二千里外五百里又

皇陶謨第四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皇陶謨

謨謀也皇陶為帝○其傳謨謀至舜謀○正義曰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  
舜謀○為于偽反○其不對帝舜故言為帝舜謀將言為帝舜謀故又

訓謨為謀

曰若稽古皇陶

亦順考古道以成不易之則○夫音扶治直吏反下同

以詳其文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迪蹈厥德謀廣聽明以輔諧其攻○當信蹈行古禹曰俞如

何然其言問

皇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

數美久之重也○慎身修其身思永惇敘九族庶

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言慎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此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

拜昌言曰俞然以臯陶言為當故拜受而**疏**之能謀至曰俞○正義曰史將言順而考

案古道而明之者是以輔諧己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

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己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

之臯陶曰鳴呼厚次敘九族之親而不遺棄則衆人皆明曉上而修治人之事思

為久長之道又厚次敘九族之親而不遺棄則衆人皆明曉上而修治人之事思

翼戴上帝命行之於近而可推而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理之言曰然

美其言而拜受之於近而可推而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理之言曰然

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為典夫禹臯陶考古以言謂之為謨

不以其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為典夫禹臯陶考古以言謂之為謨

皆卑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為端目但君則行之也顧氏則言之

以尊卑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為端目但君則行之也顧氏則言之

此解臯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祇承于

帝臯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傳迪同其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祇承于

九族之道王肅云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不同鄭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身親

親之道在知人所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則哲能

信任在能安民所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安民為難故曰吁知人則哲能

亂真堯憂其敗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

政故流放之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

兜之徒甚佞如此堯修身陶曰都在至孔壬○正義曰皋陶曰

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堯修身陶曰都在至孔壬○正義曰皋陶曰

人君皆善而信任之在於能安民惟帝堯猶其難之况餘人乎聞此言乃驚而言曰

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民惟帝堯猶其難之况餘人乎聞此言乃驚而言曰

何所畏懼於彼巧言令色為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

○傳哲智至歸之○正義曰哲智釋言文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人之難

善釋是文能官人既言釋詁有苗則此巧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

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

皆甚佞也苗言其各巧言令色言其行令其文首尾互不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

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也四凶傳不言三者馬融云禹為父

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傳不言三者馬融云禹為父

隱故不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有九德以考察真偽則可知亦言其

言繇也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有九德以考察真偽則可知亦言其

人肯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其事也稱其人有德必禹既言知人為難皋陶曰

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德之狀乃有九種之德之人

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難知此則可知也○傳言人至可知善惡

正行其事性以所行之德下為九德是也如九者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彼

皆凶可知矣然則帝堯之賢不朝之凶晦迹顯舜禹言惟帝難之說彼

甚能知其成敗亦示教實不欲此為難今云難者同流俗之稱也○傳載堯

不為驗之必正言其運行之義見此人行此謂某事者由其所行之德弘

至為用之必正言其運行之義見此人行此謂某事者由其所行之德弘

所為德之驗論語云如有所譽者其有禹曰何品九德皋陶曰寬而栗而能寬莊

栗擾而立能和柔而恭切韻而恪○願音願慤亂而敬而亂治也○有治擾而

毅擾而立能和柔而恭切韻而恪○願音願慤亂而敬而亂治也○有治擾而

塞亂而義無所撓必合彰厥有常吉哉以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善疏

禹曰至吉哉○正義曰皋陶既言其九德禹乃問其品例曰何謂也皋陶曰人

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愨願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敬也

而合道義也性不同有此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

尚書注疏四

十一中華書局聚

必此有上上雖下相協乃成其德是短言上下寬以相對各令以慢對性寬而有之乃為一  
 德此二成雖是本性亦可以長自願而恭恪乃為德曰願者慤謹良善之名  
 嚴栗者失於德鈍貌或不然也○慤願而能恭恪乃為德曰願者慤謹良善之名  
 謹願者失於德鈍貌或不然也○慤願而能恭恪乃為德曰願者慤謹良善之名  
 義曰亂治釋而能謹敬乃為德也○慤願而能恭恪乃為德曰願者慤謹良善之名  
 常性故有治言而能謹敬乃為德也○慤願而能恭恪乃為德曰願者慤謹良善之名  
 外失其儀恭而心敬也○慤願而能恭恪乃為德曰願者慤謹良善之名  
 通願其貌恭而心敬也○慤願而能恭恪乃為德曰願者慤謹良善之名  
 果云擾猶二也○慤願而能恭恪乃為德曰願者慤謹良善之名  
 為強貌也○慤願而能恭恪乃為德曰願者慤謹良善之名  
 曰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近而務大者細○慤願而能恭恪乃為德曰願者慤謹良善之名  
 修廉隅失於簡大而有廉隅者乃為剛也○慤願而能恭恪乃為德曰願者慤謹良善之名  
 而能斷失於簡大而有廉隅者乃為剛也○慤願而能恭恪乃為德曰願者慤謹良善之名  
 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實乃為剛也○慤願而能恭恪乃為德曰願者慤謹良善之名  
 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異者剛是性也○慤願而能恭恪乃為德曰願者慤謹良善之名  
 所謂避忌和柔執己事是為眾相類即洪範云近鄭連言之寬謂容貌恭正亂謂  
 謂性行和柔執己事是為眾相類即洪範云近鄭連言之寬謂容貌恭正亂謂  
 剛柔治直謂身行堅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近鄭連言之寬謂容貌恭正亂謂  
 理剛斷強謂性行堅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近鄭連言之寬謂容貌恭正亂謂  
 也惟擾而毅○正義曰彰明下耳其常訓也此句言人事而後天地與九德謂同○傳彰  
 明至之善○正義曰彰明下耳其常訓也此句言人事而後天地與九德謂同○傳彰  
 能然者若暫能為之法成而德故則君取士必明其九德所言九德謂同○傳彰  
 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成而德故則君取士必明其九德所言九德謂同○傳彰  
 明其能明其德所行有德當則成善也其意謂彼能人自明之君與孔明異也鄭曰  
 云

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言能日日布行中有其三夜思夙早浚明之行也卿大夫稱家

夫○浚息俊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信治政事則可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

徐魚檢反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

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翕許及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

又○僚本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

正義曰臯陶既陳人有九德宜擇而官之此又言官之所宜若日嚴敬其身

三德早夜思念而須明行之事此人可以爲卿大夫使有國也然後撫以天子之

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而用之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各盡

其能無所遺棄則百官惟俊是矣無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之民

師轉相教誨則百官惟俊是矣無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之民

則衆功其皆成矣結上九德之內課有其三也周語云宣夫哲人之德宣以承九

德之故爲布也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且行之德宣以承九

賢臣不可言能也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一德二德即可以爲念德不懈怠者乃可

以爲大夫也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傳有國至諸侯○正義曰天子分地建

尚書注疏四

十二中華書局聚



之君是出令者故言敬身行德此文以小至大總以天子之事故先大夫而後

諸侯○傳翕合至在官○正義曰翕合釋註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言合

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此人所行三德或在諸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德既

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夫所謂為大德或為諸侯六德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

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謂人為大德或為諸侯六德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

身自行之故言九德皆用事謂人為大德或為諸侯六德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

能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也則後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又訓為治故云治

備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為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又訓為治故云治

釋詁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傳凝成至皆成○正義曰鄭玄亦云

凝成也王肅云凝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工撫

之行於四時士寄王四季故為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堯典敬授民時禮運曰播

是也類無教逸欲有邦教是為逸豫貪欲之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危懼

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兢居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

代天理官不可以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勅正我五常之敘使合于五

厚天下○有典馬本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庸常用也天子秩有禮當

作五典分扶問反同寅協恭和衷哉○衷善也五禮正諸侯使同天命有德五

以接之使有常○同寅協恭和衷哉○衷善也五禮正諸侯使同天命有德五

有庸馬本作五庸同寅協恭和衷哉○衷善也五禮正諸侯使同天命有德五

服五章哉○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言夫以五刑

刑宜政事懋哉懋哉○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罰無非天意者故疏正義曰皋陶既

必當政事懋哉懋哉○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罰無非天意者故疏正義曰皋陶既

必當政事懋哉懋哉○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罰無非天意者故疏正義曰皋陶既

必當政事懋哉懋哉○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罰無非天意者故疏正義曰皋陶既



又云由自也。由是用故自為用也。天次敘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

之然也。天意既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謂制其差

賤牢禮各也。此文秩以接之。上言天子敘此。云天秩者。敘謂定其倫次。謂制其差

等義亦相通。上文勅也。我言自。我者。五等以教。下民須戒。之五禮。以接諸侯

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我言自。我者。五等以教。下民須戒。之五禮。以接諸侯

施于諸侯也。卿大夫。故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傳玄云。五禮

善也。○正義曰。衷之為善。常訓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傳玄云。五禮

五禮之正。義曰。衷之為善。常訓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傳玄云。五禮

之禮。共有此。○傳五。服至有德。○正義曰。相親。復言以恭。敬。惟為五禮。而巳

孔言是也。○傳五。服至有德。○正義曰。相親。復言以恭。敬。惟為五禮。而巳

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不得立。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有德。使

居位。命有貴賤。之倫。位有上下。之異。不得立。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有德。使

制為五服。所以表貴賤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命之民。而聽之。福之。民所歸者

服有等差。所以別尊卑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命之民。而聽之。福之。民所歸者

明為聰。天聰明自我民威。○天明明可畏。亦用民威。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是達于

上下敬哉。有土。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其德陳

下之言。順於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用汝言。致可以立功。臯陶曰。予未有知思

古道可致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用汝言。致可以立功。臯陶曰。予未有知思

曰贊贊襄哉。

美言我承以謙辭。言之序。○致如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音息。反。襄

息羊反。上也。馬云。因也。案疏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民以為耳。

爾雅作。懷因也。如羊反。疏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民以為耳。

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德不可畏天威者用我言惡而  
叛之陶既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功重其言以深戒帝道可承之謙曰我  
君受之曰然汝言用而致可以立功徒贊奏上古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此  
未有所知其謙也○致善我至聽明○正義曰皇天所行而百之非己知思而  
經大聽言民是所聞天之義其言未聽見也天之所聞見用之禍知此聽明也  
然則降之福此即泰誓所云聽自民聽而視之雖公視夫之任亦為民  
是而乃得居之福也○主於天子敬○視聽之言之雖公視夫之任亦為民  
之所歸就天命之聽自民聽而視之雖公視夫之任亦為民  
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主於天子敬○視聽之言之雖公視夫之任亦為民  
罰不避貴賤此之達於上下可兼大夫以上但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  
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即此有上天可兼大夫以上但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  
子承而為謙懼也○君即此有上天可兼大夫以上但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  
此承而為謙懼也○君即此有上天可兼大夫以上但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  
猶贊奏也顯氏云襄上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為因者謂我孔傳無  
言也傳不訓顯氏云襄上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為因者謂我孔傳無  
容不訓其意進習上云言順可成其辭而承謙辭一揚抑言之義當  
如王說鼻陶慮忽之自云言順可成其辭而承謙辭一揚抑言之義當  
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暢言我忠言而已謙也  
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四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二古文尚書大禹謨第三虞書孔氏傳○案宋板標題皆低二字與十行本不同又或題注疏

或題正義參差互見以後惟出題正義者

大禹謨第三 虞書

臯陶矢厥謨陸氏曰矢本又作夫盧文弨云隋天文志在矢舊本竝作在夫

天下安寧古本寧下有也字岳本無寧字按岳本與疏合

傳攸所至下安安下宋板有寧字山井鼎曰當作攸所至安寧○按今本正與岳本傳合

惟影響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尚書曰惟影響周禮云土圭測景朝景夕孟子曰圖景失形莊子曰罔兩問景如此等字皆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

因光而生故即為景淮南子呼為景柱廣雅云晷柱挂景竝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多音於景反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為失矣

儆戒無虞按朱子曰儆與警同古文作敬開元改今文

言天子常我慎毛本我作戒是也

或寡令終或下宋板空一字

厭倦萬機機岳本作幾

信出謂始發於心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信作言下言出同○案毛本

民皆命於大中之道

毛本命作合是也

俾予從欲以治

諸本同毛本欲誤作教

刑無所用

浦鏗云四字疑在下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三句當是疏內小注

帝曰來禹降水傲子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降而纂傳引朱子則曰降水洪水也

古文作淦與蔡傳相反蓋蔡氏用師說而誤倒其文也薛氏古文訓正作淦

民叛之

古本叛作畔監本誤作判

百人無主

宋板同毛本人作姓

惟先蔽志

孫志祖云左傳哀十八年引夏書官占惟能蔽志釋文云尚書能作

氏所見本與今異孔氏所見本與今同頗疑釋文近得其真先字後人以意改

也○按既言昆則不必言先故知陸氏為得也但孔疏云惟能先斷人志先字

誤上仍有能字則孔氏所見本未必不作克左傳疏先字疑本是克字後人反据

然請卜不請筮者 宋板然下空一字

故言順帝之初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言上脫故字

奉行帝之事故 浦鑑云故事誤倒

數干王誅 纂傳誅作法是也

不循帝道 纂傳帝作常是也

命禹討之 纂傳禹作汝

民棄不保 岳本棄作弃

言民叛天災之 古本叛下有之字

奉辭罰罪 宋板岳本閩本纂傳本同唐石經罰作伐明監本毛本因之古本及

此則氏迷之狀也 案氏當昏之譏毛本正作昏

夔夔齋慄 唐石經岳本閩本葛本纂傳同明監本毛本齋作齊葛本注亦作齊

往至于田 宋板往下空一字

恭敬以事見父瞽瞍 宋板專下空一字

何爲然也 宋板然上有其字是也

事瞽同耳 宋本瞽作勢是也



覆動上天

許宗彥云當作覆上動天

神覆動天

許宗彥曰神字衍○按神疑作祇

臯陶謨第四 虞書

夫典謨

岳本無夫字按釋文云夫音扶明有夫字岳本誤脫也

佞人亂真

古本真作德按德古作惠形近之譌

亦言其人有德

唐石經無人字與史記夏本紀同○按石經元刻本有人字唐元度覆定乃刪人字重刻今注疏本則沿襲別本也唐石經摩

去重刻者多同於今此獨異於今本也

必言其所行某某事以為驗

史記集解作必言其所行事因事以為驗

彼言剛失之虐

宋板之作入與舜典傳古本合下之傲放此

是為強貌也

毛本貌作毅是也閩本亦誤

翕和也

毛本和作合是也閩本亦誤

百僚師師

陸氏曰僚本又作寮○按依說文當作寮俗省作寮假借作僚

庶績其凝

按羣經音辨冰尚書古文凝字然則此經其凝古文作其冰

故稱家 家上纂傳有有字

謂天子也任之所能 浦鏜云也疑各字譌之疑其字譌是也

堯典敬授民時 宋板堯上有即字是也

自我五禮有庸哉 古本有作五按疏云上言五惇此言五庸疑孔氏所見本亦作五庸與馬本同○按古本多竊取釋文正義為之此其證也

五服五章哉 章古本作彰

尊卑彩章各異 岳本纂傳彩作采○按采彩古今字

鄭玄以為并上之禮 浦鏜云之當典字誤

自我民明威 威古本作畏山井鼎曰古字通用王應麟曰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當從古○按王所云古文即

宋次道家本也多不足據

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 宋板無而字

非己知思而所自能 宋板闕本同毛本思作天

襄之言暢 盧文弨云王伯厚鄭注尚書言暢作言揚注尚書一作暢下暢亦作揚毛本作揚似與王所見本合○按鄭注尚書乃惠棟所輯託

名王伯厚者

暢我忠言而已 宋板同毛本暢作揚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四

五經文字 尚書注疏 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五經文字

尚書注疏 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宋林爽士百集本異出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五

益稷第五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益稷

禹稱其人

**疏**

禹稱至名篇

正義曰

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二人

二人

二人

二人

之功也

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

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為棄稷棄稷一人

馬鄭九皋陶謀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

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謨耳又合此篇於皋陶

呼禹使亦陳當言

當丁浪

當丁浪

見古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因皋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

當言

當言

當言

當言

當言

禹拜曰

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拜而數辭不言欲使帝重皋陶所陳言己思

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

思徐如字又

思徐如字又

思徐如字又

思徐如字又

息吏反

皋陶曰吁如何

問所以事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天

天

天

天

下民昏墊

皆困水災

浩戶乃歷反墊丁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所載者四謂

所載者四謂

所載者四謂

所載者四謂

所載者四謂

念反昏墊

音務一音茂本或作務

浩戶乃歷反墊丁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所載者四謂

所載者四謂

所載者四謂

所載者四謂

所載者四謂

刊苦安反

轡山乘標隨行九州之山刊槎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槎形如木箕

隨行九州之山刊槎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槎形如木箕

隨行九州之山刊槎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槎形如木箕

隨行九州之山刊槎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槎形如木箕

隨行九州之山刊槎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槎形如木箕

隨行九州之山刊槎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槎形如木箕

隨行九州之山刊槎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槎形如木箕

擿行泥上

尸子云澤行乘蕪蕪音子絕反

澤行乘蕪蕪音子絕反

澤行乘蕪蕪音子絕反

澤行乘蕪蕪音子絕反

澤行乘蕪蕪音子絕反

澤行乘蕪蕪音子絕反

澤行乘蕪蕪音子絕反

反漢書作

櫛九足反

櫛九足反

櫛九足反

櫛九足反

櫛九足反

櫛九足反

櫛九足反

尚書

注疏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反廣光浪反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深尸鳩反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本處昌慮反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音茂鹽余廉反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曰俞師汝昌言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言禹拜曰嗚乎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於臣職而已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洪水漫天浩浩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四種之載隨其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衆鳥獸鮮肉為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水漸除矣與稷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人既皆得食矣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米粒之食萬國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亦陳當是汝之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陶復辭而不言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美謀成於下已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惰奉成臣職而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督眩或無意故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時人有沒陷之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水十三年三過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家害不傳門所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陸載行載車水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行載舟泥行蹈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橋音麓山行即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橋音麓山行即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橋音麓山行即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橋音麓山行即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川有魚難使民鮮食之與稷教民播種之

漢反徐廣曰橋一作華几玉反華直轅車也尸云如山行乘橋泥上行如淳云為絕反  
 以牽引也如淳云掘謂以鐵如子為長半寸施之履下以應上劭云不蹉跌也章昭  
 所牽引也如淳云掘謂以鐵如子為長半寸施之履下以應上劭云不蹉跌也章昭  
 云掘木器也如淳云掘謂以鐵如子為長半寸施之履下以應上劭云不蹉跌也章昭  
 之說古書尸子慎子徒有此行也輻與為一標與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  
 體改易說者不同未之孰是禹之功本為治水此經乃云刊木刊木刊木  
 治水治木義也黎民阻飢為除木曰水故刊木於道也禮有鮮魚腊以傳奏至  
 進食正木義也黎民阻飢為除木曰水故刊木於道也禮有鮮魚腊以傳奏至  
 殺鮮淨故名為鮮是鳥獸新殺之意同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承山故為鳥獸  
 下承水後故為魚鼈其新殺之意同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承山故為鳥獸  
 言與益槎是木獲鳥獸能至海食之既言刊木亦曰鮮也承山故為鳥獸  
 為至也非是名川不獸至海食之既言刊木亦曰鮮也承山故為鳥獸  
 溝洫之廣五寸二井為一溝洫之廣五寸二井為一溝洫之廣五寸二井為一  
 尺謂之遂九夫為井間廣四尺深二尺謂之溝洫之廣五寸二井為一溝洫之廣  
 八尺謂之遂九夫為井間廣四尺深二尺謂之溝洫之廣五寸二井為一溝洫之廣  
 之道也小注大故從小遂溝洫之廣五寸二井為一溝洫之廣五寸二井為一  
 亦入海也惟言吠川舉先而略其餘先難言決於川入於海也後言濬是於海  
 既入海也惟言吠川舉先而略其餘先難言決於川入於海也後言濬是於海  
 詰文云主難得食處與種人漸除之有耕食之地必得自食處先須教導以  
 救之故云難得食處與種人漸除之有耕食之地必得自食處先須教導以  
 人難危之厄故鮮食之難言漸除之有耕食之地必得自食處先須教導以  
 川有難危之厄故鮮食之難言漸除之有耕食之地必得自食處先須教導以  
 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後稷之漸播種穀人猶少人食傳記未  
 也○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後稷之漸播種穀人猶少人食傳記未

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徒有之無者謂徒我所有往彼

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徒山林木徒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

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說文云粒粃也今人謂飯為米粃遺餘之飯

來也○傳米食至治本○正義曰君之用米道以謙虛為德禹威言己功者為臣之

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為德禹威言己功者為臣之

言天下一粒兩粒是米食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為德禹威言己功者為臣之

法當致勉勸人臣非自己之勤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禹曰安汝止

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己之勤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禹曰安汝止

惟幾惟康其弼直臣必用在直人○好惡上呼報反又並如字惟動

不應後志○命以待帝志○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

休昭明也非但人應之○施始乃反重直用反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

俞鄰近也言君成○疏○禹曰都至曰慎○正義曰禹以鼻陶然己因敷而戒帝曰

若欲慎汝用在位當須先安汝心惟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待帝志以明受

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安汝心惟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待帝志以明受

天之布施於天其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

臣當親近君也近其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

應帝曰然言先安奸惡所止當直人○正義曰此禹重戒帝覆上

慎乃在位當先安奸惡所止當直人○正義曰此禹重戒帝覆上

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惡所止當直人○正義曰此禹重戒帝覆上

為辭故云念慮微然後止保其好惡所止當直人○正義曰此禹重戒帝覆上

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止則從也○傳昭明至用美○正則義

曰堯典已訓昭為人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

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祚胤長遠是也○

傳鄰近至而成○正義曰周禮五家為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為近也禹言君當

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當

哉汝當為我鄰哉鄰哉汝當為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焉帝曰臣作

朕股肱耳目音言大體若身○股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民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予

欲宣力四方汝為汝布力立治之功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辰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作會宗彝會五采也

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蟲直弓反作會宗彝以五采成

對反馬鄭作繪彝音夷馬同鄭云宗彝虎也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者火為

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粉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

繡○藻音早本又作藻粉米黼說文作黻徐米作綵音米黼音甫白與黑謂之

黼黻音弗黑與青謂之黻絺徐勅私反又勅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其反馬同鄭陟里反刺也繡音秀背音佩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

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衮工本反僭子念反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

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嘗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審之○出如字又尺遂反注同納如字又音內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之臣勅使敬其

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面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之臣勅使敬其

尚書注疏五  
二一中華書局聚



職在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侯以明之撻以記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

不捷他末疑反又他書用識哉欲並生哉改書識其非欲使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樂

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刑

其義而颺道之○颺音揚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

威之○否汝方有反疏帝曰股肱耳目言己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須臣所有事

徐音鄙任汝方有反疏帝曰股肱耳目言己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須臣所有事

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欲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為立治之功

汝等當與我為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之法象其日月星辰龍

華蟲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龍華蟲於宗廟彝罇其藻火粉米黼黻於

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龍華蟲於宗廟彝罇其藻火粉米黼黻於

以欲聞五德之言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與忽怠者無得知我

違非對面從我退而後左右旁近之臣也其類頑愚讒說之人若行

敬其職事哉汝在我前後左右旁近之臣也其類頑愚讒說之人若行

有所不在於汝是而為非者汝當察之以法行射侯之禮其善惡以明別之

與並生活哉工樂之官以記之汝當察之以法行射侯之禮其善惡以明別之

也又總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官

身不從教者則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足行所為○傳言大體若

雖百體四者為大故舉以爲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傳言大體若

之正義曰釋云左右助慮也同訓爲慮是左右得為助也立君所以牧成人我

之自營生欲富而教之君子施語稱本為養人故先富而後教之故云助我

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君子施語稱本為養人故先富而後教之故云助我

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六律顯君施教化須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  
 下標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顯君施教化須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  
 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為之○傳欲觀至服制○正義曰觀示法象之服制者  
 謂欲申明古法象之衣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辭云黃帝堯舜觀古知在  
 天○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章辨言己欲觀古知在  
 謂此日月星辰也○日月星辰為三辰○桓二年左傳云是示人時節故並稱也  
 傳言此者鄭云星謂五緯也○三辰謂日月星辰非別為物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  
 祭天之非神十二次也○左傳云祭之故日月星辰與星別禮司常掌九旗之月惟日  
 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祭之故日月星辰與星別禮司常掌九旗之月惟日  
 月為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威姬畫日月七  
 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為美故云華象草華蟲是鳥獸之總名也  
 有驚冕驚則雉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華蟲是鳥獸之總名也  
 下禮司常云日月為常者禮有三辰華於後也○於前故知畫於旌旗也○周禮司  
 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者禮有三辰華於後也○於前故知畫於旌旗也○周禮司  
 云享先王則衮冕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也○又曰龍章則所畫日月已下無日  
 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冕以象天也○龍章則所畫日月已下無日  
 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旌旗也○周禮司  
 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服也○  
 當二天子衣亦畫辰自龍章為首而使然王肅以為舜時三辰即畫  
 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畫辰自龍章為首而使然王肅以為舜時三辰即畫  
 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傳五會五至禮衣畫而正義曰會者合聚之  
 名下云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正義曰會者合聚之

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彩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以三辰之尊不宜  
 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知不以日月星為飾者孔以山龍華蟲為飾  
 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壘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皆為畫飾與孔意同也周  
 亦畫之為飾也周禮有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玄以為畫飾與孔意同也周  
 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為飾者帝王草易尚不同故有異也○傳藻水至曰繡  
 ○正義曰詩云龍華蟲在藻是藻為水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  
 也火為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司農云謂圓形似火也鄭  
 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司農云謂圓形似火也鄭  
 所說也粉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若聚米者刺繡為文類聚米形也  
 翻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  
 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謂之黻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  
 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為兩已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為絺為綌  
 緡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皆以絺為之陳述祭服以絺為之葛覃云為絺為綌  
 國君者華之巾以絺為之陳述祭服以絺為之葛覃云為絺為綌  
 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此所陳述祭服以絺為之葛覃云為絺為綌  
 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為纁而繡之皆以絺為之陳述祭服以絺為之葛覃云為絺為綌  
 一章禮鄭玄注亦然大數不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皆以畫於衣也藻火顧氏取先  
 六章禮鄭玄注亦然大數不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皆以畫於衣也藻火顧氏取先  
 儒等說以為日月星取其二照臨山取能與雲雨龍取文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  
 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為二其取象則同又藻取有文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  
 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會讀為荷謂宗廟之鬱鬯樽也  
 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善惡相背鄭玄會讀為荷謂宗廟之鬱鬯樽也  
 黻用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為繡此繡與損益上六衣用繪  
 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祭服為旗謂龍為繡此繡與損益上六衣用繪  
 差鄭意以華蟲為一此經所云凡十二章謂日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雉彝  
 故以宗彝為虎雉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謂日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雉彝

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藻火也損益粉米也黻也此六者之注以爲引  
 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粉米也黻也此六者之注以爲引  
 此文乃云古天子冕服宗彝藻火也損益粉米也黻也此六者之注以爲引  
 華蟲次曰龍於山登火於宗彝皆畫以爲次九章曰藻次曰雉謂粉米次曰  
 九曰黻以絺爲繡則宗彝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驚冕七章以爲五也驚冕  
 章裳四章凡七也義畫虎九章以爲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爲五也驚冕七章  
 之名皆取章首爲義畫虎九章以爲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爲五也驚冕七章  
 蟲爲首華蟲即雉也義畫虎九章以爲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爲五也驚冕七章  
 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絺繡之義總爲消帖但解宗彝爲虎雖取理太遲未  
 所說誰得經旨○傳天子至制之○正義曰此言作服再言而傳明天子諸侯  
 子服日月而下十○傳天子至制之○正義曰此言作服再言而傳明天子諸侯  
 皆至黻也士大夫藻火二章加粉米四章孔注略而不言孔謂天子諸侯禮  
 大夫則與大夫藻火二章加粉米四章孔注略而不言孔謂天子諸侯禮  
 制諸侯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樸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天子七月  
 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爲一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  
 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黻以經上曰粉米曰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之  
 藻火粉米黻者在下也黻以經上曰粉米曰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之  
 士服藻火黻者在下也黻以經上曰粉米曰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之  
 有此言相傳爲說也蓋以米并黻於粉米曰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之  
 統於下故所重也後詩稱玄衮及黻顧命云麻冕黻裳當以黻爲裳故首舉黻  
 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黻顧命云麻冕黻裳當以黻爲裳故首舉黻  
 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黻是不得僭上也訓彰爲明以五種之彩明  
 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當分制之令其勿僭也濫服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明  
 色以本性施於緇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性曰采施曰明  
 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作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

米龍而下亦是意說也此云作服為主上據既云古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

○明傳言欲止衣審之而已旌義曰此物皆是大意令臣審聽以明察世之治否以報君也

金石五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人制為六律與五

以爲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高下各有準則聖人制為六律與五

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亂世之音怨怒此

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樂和亂世之音怨怒此

乘此則聽聲知政之離道也今聽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下治而修

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則時政下治而修

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云合德施之於人必得理以此樂忽

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德歸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

也人之五言合彼五德歸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

言可以益君是善惡皆上願聞欲知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臣

之理忽言之善惡皆上願聞欲知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臣

汝當為我聽審之也六律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

也傳以五言為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曆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為仁商為義

徵為禮羽為智宮為信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

而云出納五言知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

五德之言違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

使聽韶樂也襄二九年左傳吳季札見舞韶樂而數曰德至矣哉大矣舜所聽

樂自無不博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數曰德至矣哉大矣舜所聽

近至察之謂前正義曰四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以此下之匡其不

及知四近謂前後左右四者近君之一人勅使敬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之匡其不

勅之衆頑愚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廷是而為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擗之  
 書之此與下發端也庶頑所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  
 朝也鄭玄以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  
 人保鄭玄以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  
 師知侯以明之當射無此禮也○傳善惡之行過禮有正賓曰禮射皆張侯射  
 之義是侯以明之當射無此禮也○傳善惡之行過禮有正賓曰禮射皆張侯射  
 義是侯以明之當射無此禮也○傳善惡之行過禮有正賓曰禮射皆張侯射  
 侯則熊十侯方丈夫則麋侯皆設其射則供虎侯豹侯設其射則供虎侯豹侯  
 八尺則熊十侯方丈夫則麋侯皆設其射則供虎侯豹侯設其射則供虎侯豹侯  
 寸一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丈八寸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引云方四尺六寸大  
 侯五正諸侯以四耦五射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士以三耦射  
 豹侯二正諸侯以四耦五射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士以三耦射  
 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侯若外步數高則儀大射  
 侯同正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謂圻內諸侯若外步數高則儀大射  
 射云大侯九十鄉射記云天子豹侯五十鄉射記云天子豹侯五十鄉射記云天子豹  
 已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豹侯五十鄉射記云天子豹侯五十鄉射記云天子豹  
 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弓侯質侯皆高生一丈君共射之○傳書識  
 至並生○正義曰書識其非亦小過也欲並生哉總上三者侯以明之捷  
 以記之書通識哉官為工知其改悔與無過之禮大師瞽矇也○傳工樂至道之  
 正義曰禮通識哉官為工知其改悔與無過之禮大師瞽矇也○傳工樂至道之  
 言以道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不悟當用之則此人道之揚也故  
 舉而道向君也○傳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不悟當用之則此人道之揚也故  
 言謂天威之民必也○傳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不悟當用之則此人道之揚也故  
 則以刑威之民必也○傳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不悟當用之則此人道之揚也故

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蒼萬邦黎獻共惟

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為帝臣帝

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帝不時

車服旌其能用之命而讓善○應應對之應

數同日奏罔功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朱丹

堯子舉以戒之○傲五報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肆惡無休○傲五羔反徐

反字又作冦好呼報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

額五報反注同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

其世不得嗣私害公○娶促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過門不入

住反復扶又反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聞啓泣聲不暇治子名之以大

治度水土之功故○呱音孤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荒服也侯甸綏要

予如字鄭將吏反度徒洛反弼成五服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

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

○至于五千馬云面五千里為方萬里鄭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為萬里州十

有二師長也要一遙反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

統治以獎帝室○薄蒲各反徐扶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九州五長

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言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

善惡分別○別彼列反言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

疏禹曰至惟敘○正義曰禹既得帝言乃答帝曰然既帝之任臣又言當擇人

萬國衆賢皆為帝臣言其可用者甚衆也帝當就其衆賢而驗試之明顯衆

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而驗試之明顯衆

人所能當以功之大小官不既妄授必用度才而使之如誰敢不讓有德敢不

敬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人不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則羣臣遠近

遊息又無所傲戲而為虛朋淫於室之內用此之故而絕其世嗣不為之無

位我本創丹朱之惡若也故娶於塗山之子各歷辛癸大治日而即往治水

其後過門不入聞啓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子各歷辛癸大治日而即往治水

役也人功每州用十輔成五師各用三萬人至自京外州十有二師其治水之時

皆立以供勤之故得使此諸侯各念此職並不可不自勤也帝答禹曰天不能就

官我遠○行我德是汝典治之序訓光為充即敘此亦為充而美其功也○傳光天

至廣遠○行我德是汝典治之序訓光為充即敘此亦為充而美其功也○傳光天

傳獻賢至用之○正義曰海隅舉遠之賢是聖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

其自說己之賢能聽其言而納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衆臣皆以功大言小

言明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功施於諸賢人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

功此謂方始擢用不故言納庶功納謂受帝之庶謂在善惡則無遠近徧布同心日

義曰帝用臣不故言納庶功納謂受帝之庶謂在善惡則無遠近徧布同心日

尚書注疏五

中華書局聚



同日進於無功之人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遠近布同  
 淵為諸侯則朱是名丹反是國也傲戲而為虐也休息詩美衛武公云善  
 戲謔兮不為虐令丹朱反之故傲戲而為虐也休息詩美衛武公云善  
 也畫夜常頷然縱恣人為惡無休時也舟行水至得休息之意肆謂縱恣  
 聚義同故朋為羣也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至得休息之意肆謂縱恣  
 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也此乃稟受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洪水  
 水則意淫之行舟之時尚除非效亂也用水之時惡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  
 妾恣意淫之行舟之時尚除非效亂也用水之時惡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  
 此用殄厥世一禹既創世絕今言之義以明創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故  
 者創其行之惡耳○禹既創世絕今言之義以明創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故  
 云創懲也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  
 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其所以復往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事  
 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于甲日復往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事  
 成昏也鄭玄云辛日娶妻于甲日復往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事  
 受命娶前未治事也然昏娶後始受命娶前未治事也然昏娶後始受命娶前未治事也  
 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也昏娶後始受命娶前未治事也然昏娶後始受命娶前未治事也  
 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  
 義曰啓禹子世本也孟稱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  
 不暇如人父之名為己子而愛念之以其過門年也○傳啓禹至功故泣聲  
 治謂去其水度量其功而治之必在過門年也○傳啓禹至功故泣聲  
 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甸侯綏要荒也彼五服每曲動有倍里四而相貢大  
 為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服即甸侯綏要荒也彼五服每曲動有倍里四而相貢大  
 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州十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  
 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州十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

用三萬人功總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亦功也州境既有用功日狹用功必多  
 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為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功用多治有五  
 四千里乃相功蓋方萬里九州立也鄭玄為諸侯師以成之至初制五百服  
 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之曰四海亦每服所合地五百里  
 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焉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分而各有千里七百里四  
 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以內為要服之內為九州分而各有千里七百里四  
 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而各有千里七百里四  
 牧以諸侯賢者為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九州之內而各有千里七百里四  
 千六百七十餘國二子男五里之國四百里之國三百里之國二百里之國一  
 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百里之國三百里之國四百里之國五百里之國六百里之國  
 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成五服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探此  
 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探此  
 萬邦豈周之封建國復有萬乎圻千里地之勢乎里之國四百里之國三百里之國  
 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地之勢乎里之國四百里之國三百里之國  
 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也何至此也百里之國四百里之國三百里之國  
 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何至此也百里之國四百里之國三百里之國  
 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言云云逼也薄者逼也文也探合二事亦為外  
 外也王制云五國以長屬也長治欲以共獎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曰賢者  
 一人為方伯謂之五以長屬也長治欲以共獎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曰賢者  
 天子下無方伯謂之五以長屬也長治欲以共獎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曰賢者  
 為之長謂周禮八命伯牧者九命伯五國也王制云千里之國五方伯與  
 彼異也長謂周禮八命伯牧者九命伯五國也王制云千里之國五方伯與  
 有功之長言是當方之長故有傳功惟三苗頑凶不傳九州至分舜分北三苗之

苗君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踏為有

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惟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

善惡分就也官言皇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行其四方禹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

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疏**皋陶至惟明○正義曰此經史述為文非帝言也

禹功重美之○重直用反**疏**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皋陶言禹既弼

成五服故皋陶於此大故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敘之美又於四方施其刑為

惟明白也由禹有方大故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敘之美又於四方施其刑為

帝所任徧及天下故方為四方也天陶下刑人亦未奉法天由刑行帝彰明若

使水害不徧息皋陶法無所施若無皋陶以刑人亦未奉法天由刑行帝彰明若

臣共其功故史因帝歸功於禹兼記皋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皋陶故

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敘者皋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皋陶法

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為帝語此文夔曰憂擊鳴球搏拊

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為史記之夔曰憂擊鳴球搏拊

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憂**擊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

故以祖考來至明之夔求龜反憂居八反徐以八反馬音云櫟也球音求搏

音搏拊音撫枕尺叔反所以樂敵魚呂反所以止樂糠音康敵許金反虞

賓在位羣后德讓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下管**鼗鼓合止祝敵上堂下樂止也

樂各有祝敵明球弦鍾籥各自互見○鼓音桃合如**笙鏞**以間鳥獸蹠蹠鏞鏞大

字徐音閣籥余若反互音護見賢遍反下見細器同**笙鏞**以間鳥獸蹠蹠鏞鏞大

送也吹笙擊鍾鳥獸化德相踰七羊反舞蹠蹠然○鏞音庸間側之間鳥獸蹠蹠鏞鏞大

為自舞也馬云鳥獸籥也踰七羊反舞蹠蹠然○鏞音庸間側之間鳥獸蹠蹠鏞鏞大

反**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韶**舜樂名言簫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也儀

昭○韶時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

以禮治成以樂所以疏 夔曰至允諧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

之於後夔曰在舜廟堂之上憂敵擊祝鳴球玉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

諸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簫管鼓合樂用祝止

樂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舞鳥獸感德如此衆呼歎樂之美我大

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衆呼歎樂之美我大

言舜致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為成功所致也○傳憂擊至明之漢初已

曰憂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憂擊為祝敵○傳憂擊至明之漢初已

來學以相傳皆云祝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傳憂擊至明之漢初已

憂之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樂柄動而擊其旁也○傳憂擊至明之漢初已

雙解一尺八寸中有鼓柄連之令左右擊之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

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鼓柄連之令左右擊之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

上有二十七鉦即木長一尺度及白馬融言玄祝之樵名為伏虎背

敵之木名為鉦即木長一尺度及白馬融言玄祝之樵名為伏虎背

節惟郭璞為詳據見作樂器而玉之搏拊如鼓以韋為之實之糠擊之

為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而合堂上之樂玉磬

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也而合堂上之樂玉磬

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祭宗廟之下樂亦不知此在堂上何時也

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祭宗廟之下樂亦不知此在堂上何時也

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悅其化耳說其祀禮備樂和所考來至明矣以祖考

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耳說其祀禮備樂和所考來至明矣以祖考

然此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耳說其祀禮備樂和所考來至明矣以祖考

尚書注疏 五 九 中華書局聚

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

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

次以祝敵是樂之始終故先言憂擊其球三者皆總下樂擊此四器也樂器惟

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憂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擊此四器也樂器惟

敵當樂耳四器不櫟鄭言非也○傳丹朱之後為時王所賓也微子之命云作賓

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之後而獨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

朱為王者後故稱寶也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

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

讓公朱亦與丹朱爵同故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德並為

猶上云誓亦允若暫擊之也○傳擊此言祝敵○正義曰經言上下管知是樂各

樂也敵當憂之祝當擊之也○傳擊此言祝敵○正義曰經言上下管知是樂各

有祝敵也言堂下見其樂各以祝敵○正義曰經言上下管知是樂各

備也上言皆堂下見其樂各以祝敵○正義曰經言上下管知是樂各

謂琴瑟鐘鏞也管也瑟在堂今鐘磬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

自更互見鐘鏞之依大射禮二肆則堂上鐘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夾○登歌

皆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鐘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夾○登歌

義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也○傳鏞大至踰然○登歌

詰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廁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也○傳鏞大至踰然○登歌

之義故問為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濟而舞踰踰然為下云百獸

率舞知此踰踰然也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大德相濟而舞踰踰然為下云百獸

貌故為舞也○傳韶舜是樂器之備謂作樂之餘小大之言簫

簫乃樂器非樂各簫是樂器之備謂作樂之餘小大之言簫

皆備也釋鳥云鷓鴣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

靈是鳳皇為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是儀為有容

靈是鳳皇為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是儀為有容

靈是鳳皇為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是儀為有容

儀也成謂樂曲其成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

奏周禮謂之九也變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

獸乃在九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也

依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配之上下樂總上之樂言九成有忻感以祖

考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配之上下樂總上之樂言九成有忻感以祖

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奏致神來堂下之言祖考來格百獸也鄭玄注周禮具

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致神來堂下之言祖考來格百獸也鄭玄注周禮具

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樂以變而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傳尹正

至太平○正義曰尹正釋言文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衆正官治言神

建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衆正官治言神

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說所以得致太平解史錄夔言之意帝庸作歌曰勅

天之命惟時惟幾正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勅乃歌曰股肱喜

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乃起百官之業乃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臯陶拜手稽

首颺言曰念哉以戒帝○颺音揚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憲法也天子率臣

慎汝法度敬其職屢省乃成欽哉屢數也當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乃賡載

孟反劉皆行反說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君如此則臣懈惰

君如此則臣懈惰

君如此則臣懈惰

君如此則臣懈惰



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  
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爲義同耳文變而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五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益稷第五 虞書

又合此篇於皋陶謨

岳本謨作謨毛本同案謨字誤

因皋陶謨九德

宋板岳本謨作謨毛本作謨纂傳亦是謨字

使亦陳當言

古本當上有其字陸氏曰當本亦作讜

開通道路以治水也

古本也混非也○案監本誤同毛本亦然

澮吠深之

纂傳澮吠作吠澮

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

古本木上有竹字盧文弨云依疏當以林木徙川澤

精神昏瞽迷或

毛本或作惑

意在救人難危之厄

宋板難作艱是也

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

宋板同嘉靖本閩本食之作之食

順命以待帝志

古本宋板命上有天字

言惡以刑好也

閩本同毛本刑作形刑字誤也

藻火粉米 陸氏曰藻本又作藻米徐本作絳音米

汝當聽審之 纂傳聽審作審聽之古本作也

侯以明之 石經侯字偏寫于右

當誦詩以納諫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當作掌按當字非也

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 古本纂傳道作導按釋文無音作導為是之古本作也

否則威之 威古本作畏

書其過者以識 宋板識下有哉字毛本作以識之

易辭云 宋板易下有繫字是也

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也次亦當祭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無也次二字○山井鼎曰似非

宋板與崇禎本同

或當二代天子 宋板二作三

若樂云合度 岳本云作音是也閩本亦誤

若其怠忽 宋板閩本同毛本其作有

古之射侯之士 宋板士作事

熊侯已下同五十弓 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熊作諸

明庶以功 庶古本作試按正義作庶又僖二十七年左傳引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疏云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古文作敷納以言

明庶以功敷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 ○按王符潛夫論引亦作試

以車服旌其能用之 古本之作也

無若丹朱傲 釋文云傲五報反字又作稟說文亦部稟嫚也讀若傲則稟傲古字通徐鍇曰今文尚書作傲則稟者古文也

傲虐是作 岳本傲作敷按傲倨也五報反敖遊也五羔反傳釋傲虐云傲戲而為虐釋文音五羔反則當作敖明矣釋文又云徐五報反則與上文

傲字無別唐石經及近刻皆沿其誤薛氏古文訓兩句俱作稟亦非也惟岳本得之

得使天災消沒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災上有天字

禹朝羣臣於會稽 浦鐘云魯語作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注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許宗彥曰鄭答張逸云

欲明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蓋稱諸侯為羣神明其守土之祀也 今書疏禮疏引鄭注均作羣臣當是淺人所改

直謂五國之長耳 宋板謂作是

班爵同 古本岳本宋板班作年與疏合○按纂傳作班與此同

言神人治 古本岳本宋板治作洽

憂敵之木名爲籟 閩本同毛本木作本

鄭元以憂擊鳴球三者 按球衍文

丹朱亦以德讓矣 宋板纂傳矣作也

言九成致奉 案鳳誤作奉

言其始用任賢 宋板用作於

帝拜曰俞 古本無帝拜二字

天合奉正天命 宋板閩本同山井鼎曰不可解也○按天合當作人君明

惟在慎微不忍細事也 案忍當作忽各本皆不誤

元良首也 毛本元良作元首案元良與釋詁合

傳憲法至其識 毛本識作職是也

令數顧省之 宋板同毛本令作今

西有長廣 孫志祖云詩作長庚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六

禹貢第一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禹別九州布其州界○別彼列反九州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

圻其隨山濬川刊其木深其流○濬任土作貢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

王以是功○任而鳩反○疏禹別至作貢○正義曰禹使得九州之界隨其所至

貢字或作贛○王于況反○疏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禹得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

○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賦之差史錄其事以為禹貢之境○傳刊其木深其流

○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傳刊其木深其流

○隨山刊其木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為濬川故連言之○傳刊其木深其流

○正義曰九州之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為濬川故連言之○傳刊其木深其流

○正義曰九州之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為濬川故連言之○傳刊其木深其流

○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為差品鄭玄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生是言用肥瘠

○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直隨其地所有謂之厥賦貢者

尚書注疏六 中華書局聚



皆為理足而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

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退其初必在虞書之內禹貢禹制九疏曰此篇史述

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禹貢禹制九疏曰此篇史述

序自導岍至嶧冢條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弱水至導洛條說所

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總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

里受錫總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爲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總結禹功

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禹敷土隨山刊木州之土汎溢禹布治九

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爲貢也禹敷土隨山刊木州之土汎溢禹布治九

分也汎敷劍反行下孟反奠高山大川祀禮所視○奠田遍反瀆音獨下同秩

疏禹敷至大川○正義曰言禹分布治此九州大川謂定其次秩尊卑使之祀

禮所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傳洪水至通道○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

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溢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汎流

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

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門猶三過其

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傳奠定至所視○

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爲奠是奠爲定也山川之高者莫於岳奠定至所視○

大於瀆故言高山五岳謂嵩岱衡華恆也大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敘高大

爲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定其差秩定其大小敘高大

其祀禮所視謂王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往者洪水

也經云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之九冀州既戴居器反州九州名義賦見爾雅音載如

山刊旅是次秩既旅定故旅祭之九冀州既戴居器反州九州名義賦見爾雅音載如

鄭韋昭載於書也馬同疏從冀州○正義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帝都於九州近北

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

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揚為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

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於豫州

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揚梁之水從揚而

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入兗州水

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

地青州梁州先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

相通州向帝都之下始言禹每州既從史以略為文不為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

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

州冀為其先治水先從冀起為諸州之首記其役之功之法既載者言先施貢賦

如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功之屬役載於書籍傳意當

然鄭云載之言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也數壺口治梁及

岐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壺音胡疏傳壺口至而西

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焚山川所圖籍皆在實而君去漢初七八十年

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焚川所圖籍皆在實而君去漢初七八十年

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為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東循山治水

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漢

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

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

經於壺口西至梁山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平

曰太原今以嶽岳各名岳陽山在太原西南曰陽疏傳高平至曰陽○正義

以爲郡名傳曰陸孔以高原高曰高原今以其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

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高原高曰高原今以其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

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河東縣

東有霍太山此堯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為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

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曰故山南曰陽也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說循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山之南故山南曰陽也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漳水橫流入河從單懷底績至于衡漳音章近附近之疏傳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之履反衡如字橫也馬云水名漳音章近附近之疏傳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縣在河之北蓋單懷底績二字共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

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單懷底績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

水出上黨沾縣大黿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

沾縣因水為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

漳鄭玄亦云橫漳漳水橫

流王肅云衡漳二水名厥土惟白壤無塊曰壤馬云天性和美也塊若對反

傳無塊至而壤○正義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為壤五壤為息土則壤是土和

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此土本色為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

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厥賦惟上上錯上賦謂第一錯雜出第二賦

內之壤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厥賦惟上上錯上賦謂第一錯雜出第二賦

○上有如字賦第一錯倉各反音恭云疏傳賦謂至之賦○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

地有上如字賦第一錯倉各反音恭云疏傳賦謂至之賦○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

故云賦謂土皆墊溺以九賦子謂穀不供天既除玄復此州入穀不貢賦是也

之九州次為九等上雜是第二賦也孟稱什義一故為輕之也顧堯舜為大

人功小強弱收獲多寡傳以荆州田賦什俱一而得為州田第一者

賦第六為上時功也據人功多少者計以定此州故云上此州言為上

錯者言少在正中揚州先言上上錯而後言錯者為少在正上品為上

而下言上本異時多故以文下錯也上州者以錯中九者少在正上品為上

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文下錯也上州者以錯中九者少在正上品為上

所得非雜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多諸州相準之為任而此計大

州同降則無以第一等賦上與州然等一升時則無常之賦或容如井稅上五

夫如鄭此云賦上之差一井上於下夫鄭詩箋云井稅夫通其田百畝若上五

下井稅一夫則上下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頻至乎厥田惟中中瘠九州之下肥

形高下為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地各有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如

少不得為上地當陰陽之中肥瘠相生萬物者曰為九等上言敷土此言厥田之則

謂之田土異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地已可耕作○其故道大陸之疏耕傳二水至

名義當然也異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地已可耕作○其故道大陸之疏耕傳二水至

義曰二水汎溢漫流已治從其故道今已可耕作○其故道大陸之疏耕傳二水至

衛既從同是從故道也荆州雲土夢作又與此大連文故傳同是壺口在冀州此

無所嫌故不言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與雍州之山恒水出常山壺口在冀州此

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為

是郡春秋魏獻子敗于大陸也然此二澤相去其遠所以得為大鹿絕遠以爾

汲郡修武縣吳澤也寧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其遠所以得為大鹿絕遠以爾

雅廣平為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然大澤一澤廣河以卑近得

大陸夷皮服海曲謂之島當老馬夷還其皮明水疏義傳海曲至為害除○正

是海中之山九章算術所居之海鳥邈絕不可踐量是也傳云海曲謂之鳥謂其

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

田土

則

之

疏

耕

傳

二

水

至

陸

道

大

陸

注也	州止	服下	故差	先時	明濟	言鄭	其皆	濕之	並也	也孔	從故	而南
爾濟	方傳	欲令	田田	帝東	河境	玄所	記達	道作	禹異	山云	云逆	禹行
雅河	千云	見賦	以後	都河	自界	以治	禹于	還也	之也	東夾	上右	行也
解之	里為	賦先	肥瘠	之使	而此	為之	入河	冀充	治梁	南右	也夾	石不
州間	冀子	從於	為州	西若	獨水	治州	河故	徐帝	水州	行也	顧氏	者得
名相	北服	田也	等先	廣河	既無	往還	之青	所荆	必傳	入河	亦云	孔入
云去	悅土	為以	若賦	大之	故豫	道州	直道	豫治	每云	鄭亦	云于	于河
兩路	轉河	此見	田後	然東	解州	也乘	也王	於梁	州浮	以云	夾河	也蓋
河近	○濟	故賦	亦如	文南	之此	更復	肅達	雍時	東渡	北山	行也	遠行
間充	濟	殊由	上如	既河	荆州	行之	于云	帝各	其而	則曰	此蓋	之通
其氣	疏	於人	則境	局之	帝河	水名	凡濟	近河	形還	東為	山右	右通
清境	首充	餘功	賦界	以北	自都	觀地	每州	言河	勢帝	右玄	之通	水之
性跨	山○	也州	宜殊	冀州	不說	肥瘠	之云	故於	計都	南云	則行	處北
相濟	傳東	既見	從於	何之	以境	定言	下說	惟每	其人所	行西	為石	山盡
近而	者南	云此	田州	以境	南界	貢還	諸淮	揚州	功治	西由	碣石	山西
故過	皆至	此理	美也	見也	也雍	賦郡	泗水	二之	施也	為碣	石山	西南
曰東	謂距	州餘	則言	其馬	雍州	上白	達者	不皆	則入	故山	西行	之入
冀南	境河	入州	宜殊	廣鄭	云所	下帝	禹功	言河	規入	夾山	北行	境然
冀近	所○	不而	重當	是云	西河	其意	為主	浮水	模逆	山兩	行盡	後南
也濟	及正	貢可	無為	妄說	自西	與孔	治水	故州	指上	旁山	入河	在後
河北	也義	知以	田賦	也書	河也	異也	故八	云達	授為	常州	之境	石迴
間其	據曰	見人	又解	解餘	以充	也八	浮水	于淮	略還	居右	境與	入河
氣專	謂此	功收	餘州	州者	西州	浮水	詳淮	濟	令都	所分	布治	右與
體李	下八	令賦	否為	者	也云	皆也	記		人白	所分	布治	
性巡	州發	在田							布	所分	布治	

信謙故云克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舒也江南其氣燥

勁厥性輕揚故曰揚也豫清舒也西河其氣剛稟性安徐故曰徐舒也

性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清舒也西河其氣剛稟性安徐故曰徐舒也

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梁清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云九河既道水

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大以七鉤八河徒駭一太史二疏正義曰河水至北是

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黎七鉤八河徒駭一太史二疏正義曰河水至北是

之北敷爲九河謂大陸在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大在河爲九道故知在

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大在河爲九道故知在

兗州界平原曰徒駭也疏九河載以徒駭起故徒駭太史馬頰大覆釜胡蘇通其水

盤鬲津李巡曰徒駭也疏九河載以徒駭起故徒駭太史馬頰大覆釜胡蘇通其水

道故曰太史馬頰下流故曰胡蘇下流也蘇頌曰胡蘇下流也蘇頌曰胡蘇下流也

覆釜胡蘇其水苦黎苦也蘇頌曰胡蘇下流也蘇頌曰胡蘇下流也蘇頌曰胡蘇下流也

水多山石治之孫黎苦也蘇頌曰胡蘇下流也蘇頌曰胡蘇下流也蘇頌曰胡蘇下流也

據

往

時

其

爲

去有徒駭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界中自鬲津是河北至徒駭其間相

名即鬲雅史所云禹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之立

徒駭六史因禹餘名皆云郭氏未詳也陳九河復其故道則名有胡蘇亭覆釜

之多名周李巡然其餘同李義未詳也陳九河復其故道則名有胡蘇亭覆釜

流多敬胡蘇然其餘同李義未詳也陳九河復其故道則名有胡蘇亭覆釜

可鬲以爲津也孫黎苦也蘇頌曰胡蘇下流也蘇頌曰胡蘇下流也蘇頌曰胡蘇下流也

水多山石治之孫黎苦也蘇頌曰胡蘇下流也蘇頌曰胡蘇下流也蘇頌曰胡蘇下流也

道故曰太史馬頰下流故曰胡蘇下流也蘇頌曰胡蘇下流也蘇頌曰胡蘇下流也

盤鬲津李巡曰徒駭也疏九河載以徒駭起故徒駭太史馬頰大覆釜胡蘇通其水

兗州界平原曰徒駭也疏九河載以徒駭起故徒駭太史馬頰大覆釜胡蘇通其水

之北敷爲九河謂大陸在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大在河爲九道故知在

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大在河爲九道故知在

兗州界平原曰徒駭也疏九河載以徒駭起故徒駭太史馬頰大覆釜胡蘇通其水

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入流拓境則塞其東流闕入流使歸於鄭玄蓋

雷夏既澤澗沮會同雷夏澤名澗沮二水會同此澤**疏**傳雷夏至此澤原

亦謂二水會合而雷夏既澤也地水盡此復為澤也於澤之下言澗沮會桑土既

蠶是降丘宅土平地高曰丘桑蠶○蠶在丘居**疏**桑土至宅土○正義曰桑土之

居丘土於是得丘陵居平地高丘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丘非人為

土就桑蠶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

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士以其免於厄尤

喜故厥土黑墳昭音黑而墳起○墳扶粉反後同章厥草惟絲厥木惟條絲茂也○條

云抽也馬長傳九條惟此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

則地美矣而田非上厥田惟中下六第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當**疏**傳貞正至相

者為土下濕故也上厥田惟中下六第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當**疏**傳貞正至相

後易象皆以貞為正也諸州賦無下貞即州之下為第九也此州相當故變文

此意也作十有三載乃同他州同○載馬鄭本作法與**疏**傳治者役州同○正義

比也治州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

治水三載功成而禱此言十三載者并錄九載然後堯命得舜乃舉禹

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平功也馬融曰禹治水八年舜受終之也厥



貢漆絲厥篚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

者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

篚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

中琴瑟之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篚盛之也諸州無厥篚者其紆貝為

置無入篚之制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浮于濟澤達于河

達韻○濕天答反疏至樂順流至曰達入海過郡三行千二里其濟則下文武具矣

是濟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

得乘舟經達于河從潔入濟自濟入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

接青濟以達于河也浮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疏距青州○正義曰海

非可越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境東萊諸郡堯時

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境東萊諸郡堯時

州分青州為營州遼東也嶠夷地名即堯典宅嶠

道○嶠音維濶側其反亦疏傳嶠夷菜○正義曰嶠夷地名即堯典宅嶠

作惟又作維濶側其反亦疏傳嶠夷菜○正義曰嶠夷地名即堯典宅嶠

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略是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溜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東北至千乘海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涯也言復其斥鹵西方謂之斥鹵○濱必人反斥徐音尺

博昌縣入海地鹵涯疏傳濱涯至斥鹵○正義曰濱涯常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

魚佳反性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賦第三四厥貢鹽絺海物惟錯鹽絺葛錯非一種○

也章勇岱吠絲桌鈿松怪石之吠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

從台台音以選反怪疏傳吠谷是兩山之閒流水之道吠言吠去水故言谷也怪曰

如字怪石砥硤之屬疏谷是兩山之閒流水之道吠言吠去水故言谷也怪曰

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桌麻也鈿錫也萊夷作牧萊夷地名可以放牧

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萊夷作牧○萊夷地名可以放牧

音徐註音目一厥籠屢絲屢桑蠶絲中琴瑟弦也疏傳屢桑至瑟弦○正義曰釋木

絲是蠶食屢桑所得浮于汶達于濟疏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也海岱

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淮沂其又蒙羽其藝二沂魚已治二山已可種藝

反疏徐州○傳二水至種藝○正義曰又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

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西南至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

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故藝

為種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疏

傳大野至可耕○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反馬云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

尚書注疏六

水為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生○埴市力反。鄭作哉。

必茅反。字或讀曰熾。韋昭音也。馬云相包。裹也。黏女占反。長丁丈反。叢才公反。包。

**疏**埴謂黏土。黏土故叢黏。曰埴。易漸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稊也。孫炎曰物叢生。

曰苞。齊人名曰稊。郭璞曰今人呼叢。綴。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五。厥貢惟。

土五色。直以白茅取其潔。黃取者覆四方。○熏徒報反。覆也。直子。餘反。包。

也。裹諸侯則各割其方。○土者封。以黃土。霽覆也。四方各。

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

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與。色白。而繫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

東方為社。南有赤土。謹敬。繫清也。蔡邕斷云。天子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為壇。皇子封。

為王者授之。大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以白茅使之歸國。羽畎夏翟。嶧陽孤。

桐。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旒。羽。山之谷。有之。孤。嶧音亦。一音夕。陽。疏。傳。夏翟。至琴瑟。

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為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

西有葛嶧山。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泗水。涯水中。見石。可為磬。蠙珠。名。縣。

名。淮夷也。鄭音。淮水之夷。民也。馬云。淮。二水。名。孔傳。迷反。蚌也。暨。其器。反。見賢。

漚見傳石似若水中魚○正義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為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

反為磬猶如砥礪然也蟻是蚌之別名此蚌出珠遂以蠶為珠名蠶之與魚皆

是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即四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

與魚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為水名鄭玄以為淮之上夷民獻此珠

里厥篚玄纁縞○玄纁縞白縞也徐古到反縞似物皆當細○玄黑至當

筐之所威例是衣服之用此單言玄纁必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浮于淮

泗達于河○反○河水出山陽湖陵南可淮海惟揚州○揚州○傳彭蠡至江漢

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揚州○傳彭蠡是江漢

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是也日之落南翔冰洋北徂是也日

陽也此鳥南與日進隨陽之鳥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言三江已入致定

為震澤○三月所居於此謂吳松江錢唐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

底之履反致也○史記○疏○伯震澤至震澤○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太湖

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大澤蓄水南方之曰湖三江既入

震澤遂為北江而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震澤復分

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揚州數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澤則浸數為一案餘州浸數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數同處論其

水謂之浸指篠蕩既敷西了反篠徒黨反或作篲他莽反○傳篠竹箭篠大竹

篠竹箭郭璞云別二名也又云篠竹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篠廠草惟天厥

孫炎曰竹關節者曰篠郭璞云竹別名是篠為小竹篠為大竹

木惟喬喬少長曰天喬高也○天於嬌反馬云長也疏傳少長曰天喬高也○正

桃之天是也喬高釋詁地泉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田第九賦第七

雜出第六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也疏以傳金銀銅也○正義曰金既總名而云三品黃金

銀謂之璽其美者謂之鏐鏐即紫磨金也鄭玄以為金三品者銅三色也金璠璣

篠蕩美璠璣也馬本作璠音遙璠音昆疏傳璠璣皆美玉○正義曰美石似玉者

次玉者也齒革羽毛惟木齒革牙犀犀皮羽鳥毛旄牛尾木梗梓豫疏象至

豫章○正義曰詩云元龜象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牙也齒口斷骨也牙牡齒也

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牙也齒口斷骨也牙牡齒也

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齒亦牙也齒口斷骨也牙牡齒也

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為飾故貢

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旄設旄皆謂此牛之尾可為旄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



可見其南為記故言陽江漢朝宗于海川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

也○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朝夏見宗鄭云朝猶朝

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天子而水無性識非有義

以海朝宗於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是天子而水無性識非有義

所為一能為百谷王者諸侯之下是百川以海為宗之荆楚之水國有道則後服

合為義則先疆臣禮其九江孔殷江於州界分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水無義以著人疆臣禮其九江孔殷江於州界分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鳥江四曰嘉靡江五曰映江六曰源江七曰嘉靡江八曰長江九曰白

緣江圖云曰嘉靡江五曰映江六曰源江七曰嘉靡江八曰長江九曰白

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

蠡澤疏傳大江於分九河故言於傳此江是此水為九道訓孔謂為甚分而為九

也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大山如所出此意九江各別源於

理志九江在下今廬江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如所出此意九江各別源於

非或從外也合來故孔鄭各為別應江劭注地志云江俗人皆呼為江或從江分

出或從外也合來故孔鄭各為別應江劭注地志云江俗人皆呼為江或從江分

孔說江陽曰源有江七曰映江八曰源江九曰源江

潛既道廉反馬云潛水名皆復其道不流徒謂之潛捷疏傳江至故道山

出導江東別為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經今南郡之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首





反馬云白栝疏傳榦栝至曰栝○正義曰榦為弓榦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

也柏章夜反栝疏也傳榦栝至曰栝○正義曰榦為弓榦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

其施多矣栝木惟用為弓榦似栝○正義曰榦為弓榦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

昭音旨磬音奴韋昭乃固反磨未佐反鑊子木反音脂徐之履反章疏朱類○正

也精者曰砥細密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磬賈逵云磬美竹楛中矢故曰磬石中

矢鏃丹者丹砂以為朱惟箇籥楛三邦底貢厥名疏美竹楛中矢故曰磬石中

類王肅云丹砂以為朱惟箇籥楛三邦底貢厥名疏美竹楛中矢故曰磬石中

貢之其名天下稱善○箇求隕反章昭一名聆風籥音路楛音戶馬疏傳箇籥

云木名可以為箭毛詩草木疏云葉如荆而赤莖似著近附音之近疏傳箇籥

箇正義曰籥籥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籥籥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

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楛中矢籥籥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

特有美名故云其名天下稱善鄭玄以此貢也文屬苞茅其物包疏傳正橋

曰包下言匭菁茅說文云匭也菁茅之器象形也凡匭之屬皆從匭匭之字皆

從匭亦從匭菁茅說文云匭也菁茅之器象形也凡匭之屬皆從匭匭之字皆

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匭菁茅酒匭也菁茅軌菁子丁徐

音精馬同鄭云茅有毛刺曰菁茅匣胡疏匭匣也菁茅之別名匭之小者菁茅

甲反又音甲荏切韻側魚反縮所六反疏匭匣也菁茅之別名匭之小者菁茅

所威不須大匭故用匣也周禮臨人有菁菹鹿麕故知菁以爲菹鄭云菁菁

也莫菁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儋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菁

爾貢包茅不入茅王祭不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茜茜讀為

也鄭注云茅以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茜茜讀為

縮東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與

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令此州貢茅當異於諸處不可窮以辭州設以無然之

或云茅有三脊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觀其不可窮以辭州設以無然之

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為禪管仲觀其不可窮以辭州設以無然之

以菁茅為一物既包裹而又纏結也菁茅之有厥筐玄纁璣組之此州生於水善故貢

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菁茅之有厥筐玄纁璣組之此州生於水善故貢

類○纁許云反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圍也疏正義曰釋器云三

字書云纁小珠也玉篇渠依居沂二反組音祖馬云珠不圍也疏正義曰釋器云三

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又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

為緞七入為緇鄭云三染者三入而成又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

文云璣在緞縹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是組善故令貢之物

也九江納錫大龜常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中龜不疏義傳曰史記至龜納之正

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為大龜之冠

以九江知出九江中食貨志云元龜距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為大龜之冠

言此大龜錫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逾也南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

命乃貢之也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逾也南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

名本或作潛于疏浮于江沱潛漢○正義曰浮此四耳荆河惟豫州西南至荆山

漢非逾羊朱反疏浮于江沱潛漢○正義曰浮此四耳荆河惟豫州西南至荆山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出陸渾入洛○直然反澗故晏反渾音魂又胡困胡

昆二反沔亡淺反又亡忍反下疏豫州○傳伊出至入河○正義曰地理志云

同陸渾沔池二縣屬河南郡疏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

尚書注疏六 十中華書局聚

志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

榮波既豬榮澤波水已成過豬○榮波名過為葛反也

榮澤名洪成澤不濫也鄭云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澤在

縣東言在榮澤縣之東也鄭玄謂衛狄戰在此地預云此榮澤當在河

北蓋此澤跨河南北多而得各耳導荷澤被孟豬

道下同荷徐音柯又音諸左傳及爾雅皆作孟豬

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荷澤也又云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

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

正是一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也

田第四賦第一厥貢漆臬絺紵厥筐纖績

絕氣即繢是禮喪大記侯死者屬績以俟錫貢磬錯

玉為之者故云攻玉又曰錯謂治磬錯也

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疏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

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

也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岷嶓既藝沱潛既道漢制縣有羌夷曰隴西郡志

○岷武中反音播疏傳岷山至荆州○正義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隴西郡志

縣冢山發源此州而入荆州故亦云潛出於蔡蒙旅平夷底績蔡蒙

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荆州故亦云潛出於蔡蒙旅平夷底績蔡蒙

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旅如字疏傳蔡蒙至可藝云

章音盧和如字又作蘇鄭云和讀曰涓治直吏反○旅如字疏傳蔡蒙至可藝云

於泰山是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旅如字疏傳蔡蒙至可藝云

互言藝與平厥土青黎反徐力私反馬云小疏也疏傳孔以黎為黑故云色正青

黑其地沃壤言其美也王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第九等疏傳

肅曰青黑黎小疏也王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第九等疏傳

第至第三等○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之地中第八為正上賦者少耳

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中當出下之賦者少耳

又有當出下中者厥貢璆鐵銀鏤罍磬玆又闕幼反馬同韋昭郭璞云

差復益小與孔異也厥貢璆鐵銀鏤罍磬玆又闕幼反馬同韋昭郭璞云

紫磨金案郭注爾雅璆即紫璆傳璆玉至剛鐵○正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

磨金鐵天結反鏤婁豆反疏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為剛

鐵熊羆狐狸織皮宜反如熊而黃狸力疑反熊音雄羆彼疏義傳貢四至金罽

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鼈屬也舍人曰鼈謂毛罽也胡人續西傾

羊毛作衣孫炎曰毛鼈為屬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疏傳西傾

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山南行因桓水疏傳西傾正

尚書注疏六十一中華書局聚

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因桓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

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初發西傾未至漢中東行爲漢水入于

渭亂于河越所治正絕流曰亂渭音謂疏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河陸計行

而北入渭言入河之故帝知都河東故渡正流曰亂釋水文孫

每州之入渭水入河之故帝知都河東故渡正流曰亂釋水文孫

渡也橫黑水西河惟雍州在冀西雍龍門之疏○雍州傳西至州乃

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荒服之外東不越黑水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

又據黑水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西界黑水東據西河必是制云

近是河相對於西河千里而弱水既西至於黎疏水傳導至此言既西由義曰諸

皆不同導之使西流也鄭云衆水涇屬渭○屬速也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義曰諸

如也速反音代疏相傳屬速至於渭○水正義曰鄭云渭之連屬故訓蓋爲速及也言水

水則北爲道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水正義曰鄭云渭之連屬故訓蓋爲速及也言水

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

入渭行千漆沮既從澧水攸同漆沮之水已從徐反澧水所同疏於渭○正

扶義曰漆縣西闕駟十三州志云沮水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爲二入渭沮理志云漆水出

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為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於渭澧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為主故也地理志澧水出扶風鄠縣東

南入渭上林荆岐既旅東非荆州之荆○治直反岐傳曰洪水之時祭祀禮廢苑入渭也

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荆在岐東嫌與上荆為一故云非荆州之荆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

南郡臨沮縣北彼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志三山各言相望○終南山各漢書地理是荆州之荆也

山名漢書疏傳三山至相望○正義曰以荆岐單名此山復名故辯之云三山垂山也

云垂山也疏傳三山至相望○正義曰以荆岐單名此山復名故辯之云三山古文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皆地名言疏傳下濕至致功○正義曰下濕曰隰釋地文地理志云豬野澤在武地致功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鄭玄以為詩云豬野澤在武

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從三危既宅三苗不敘有次敘美禹之功○丕普悲反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疏傳西裔至之功○正義曰左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竄三苗於三危是西裔未可知地理志杜林以為

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定故云

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定故云

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賦第六

人功疏傳故云第一至功少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

尚書注疏六 十二中華書局聚

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致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居民當相準

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

即為水存亡後隨人少多必得美惡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反琅音郎玕音干山海經云岷嶓山有琅玕樹疏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岷嶓虛

玕石璆琳琅玕珠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積石山在

千里所經也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東疏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

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直云故千里而東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河

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故千里而東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河

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會于

渭汭水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疏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

惟言還都之白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織皮岷嶓析支渠搜

西戎即敘禹之皮毛布有狄也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擊之屬皆就次敘美

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擊音謀又音毛西戎國名疏義曰四國皆衣皮也○正

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服之四國岷嶓之析支也渠搜也四國皆衣皮也○正

狄也末以西戎總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擊從

之此是羌擊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野者皆西戎遠也王肅云岷嶓在臨羌西析支在

民居此岷嶓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遠也王肅云岷嶓在臨羌西析支在

河關西戎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為一孔傳不明或亦所以渠搜為  
一或是地名國號導岍及岐至于荆山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道通水故  
不必為山也

起也岍音牽字又作沂山疏導岍及岐○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而登山從  
名一治之名吳岳馬本開山疏導岍及岐○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而登山從

所治之山本以為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  
在北故自北為始從此導岍至敷原舊說以為三條之說也故馬

融王肅皆為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為四列導岍為陰列  
山在馮翊懷德縣南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為四列導岍為陰列

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岍山為正陽列鄭玄創為此說孔亦嘗為三條  
也岍與嶓冢言導岍西傾不言導岍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傳更理至

雍州○正義曰荆岐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  
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總解此導山水之意也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

導山本為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岍縣西古逾于河梁此謂  
文以為岍山岐山在陽縣西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逾于河梁此謂

龍門疏越河此謂至西河○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壺口雷  
西河疏越河此謂至西河○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壺口雷

首至于太岳三山在冀州西傳三山至黨西○正義曰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  
首至于太岳三山在冀州西傳三山至黨西○正義曰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

彘縣東是三山在冀州西太岳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  
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

韋知父反又知女反疏傳此三至東行○正義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  
底柱山名在河水中西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底柱底柱在

太陽關東析城之西從底柱至大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二山連延東北  
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疏志傳此二至言之○正義曰地理

北恆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大行去恆山太遠恆山不入海也又遠故云此二

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也又謂漳潞汾涑

在壺口雷首大行經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汾涑

石也西傾朱圉鳥鼠之西三雍州之南○鳥鼠隄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石

○正義曰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石

以東見河所經理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石

西郡之西是三者至于太華如首尾而東○華疏理傳志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

皆雍州之南山也至于太華如首尾而東○華疏理傳志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

南鳥鼠東望太華太遠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

故云相鼠首尾而東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

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或作別於下互疏相傳四山至

相備○陪音裴陪尾山在弘農盧氏縣東南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

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陽平縣東南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

文以爲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山名皆爲治水

以爲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山名皆爲治水

故言水之所經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導山本爲治水故云皆

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導嶓冢至于荆山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

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導嶓冢至于荆山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

傳漾水至荆州○正義曰以下云嶓冢導漾梁州云岷嶓既內方至于大別

藝是嶓冢在梁州也荆義曰以下云嶓冢導漾梁州云岷嶓既內方至于大別

二山名在荆疏古文內方至所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

州漢所經荆疏古文內方至所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

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  
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各無緣得在安  
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岷山江所出在梁州  
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荆州界也

**疏**也傳岷山至荆州○正義曰其下岷山導江梁州惟岷山是江所經在梁州  
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荆州是江所經在荆州

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陽從南山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疏**傳言

章界○正義曰衡即橫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嶺東行連過九江之水而  
東接於敷淺原之山也經於岷山及岷山言嶺東行連過九江之水而

陽從南言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為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  
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水或作**疏**導弱水○正義曰此亦  
自北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

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濟次淮  
漢入於江故先漢後其濟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先言濟次淮

其弱水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  
同弱水積石山沈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言與山連既繫於山不

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源於上未成流者  
皆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

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  
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導河也○正義曰弱水得入合

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為名鄭玄亦  
以為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

尚書注疏六

十四中華書局聚

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

于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餘波入于流沙弱水○溢音逸入導黑水至

于三危入于南海危過梁州入南海經三流州傳黑水至南海○正義曰地理志益

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之內有滇池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

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鄜元水祠止言有其祠不

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導河

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發於積石以通流龍門流傳施功至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

發于積石釋水云龍門底柱鑿山也其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龍門

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龍門

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

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

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

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

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遠南出積石南至于華陰至華山北至東

為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崑崙里數遠南出積石南至于華陰至華山北至東

行東至于底柱底柱然在西號之界○流見賢遍反號寡白反又東至于孟津

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湊七豆反為津流傳孟津至為津○正義曰孟是地名津

○地孟津如字洛北都道所湊古今湊七豆反為津流傳孟津至為津○正義曰孟是地名津

名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東過洛汭至于

城北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東過洛汭至于

大伾洛水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伾本或作伾音

北行○正義曰洛水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伾

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峽傳云再成曰峽與爾雅義有臣瓚者以為倚武德

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北

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北

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名入河大澤陸澤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

襄國為信都陸之降水不可知也鄭近降水也周時又北播為九河為九

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近降水也周時又北播為九河為九

共於此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又北播為九河為九

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殺同為逆河入于海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入於

所界反溢字又作隘於鄭玄云九河將欲至海更同為一大河名○入於

蒲兀疏逆河同合至敘之○鄭義曰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為一大河名○入於

海其一大河納之於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為

○正義曰傳不言此言當據時人之名為說也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氏道禹治至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三滋水名入漢大別南入于江觸山迴南入江東匯澤為彭蠡迴為彭蠡大

澤○匯徐胡罪東為北江入于海澤遂為北江而海疏傳自彭至入海三

江既入震澤底定孔為三江既入震澤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

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矣今云三江既入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

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

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同今變易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東行○沱唐

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東行○沱唐

反疏傳江東至東行○正義曰江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又東至于澧澧音禮○

有澧陵縣其以陵名得容弱水知是合黎與澧皆為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澧亦為水

名過九江至于東陵荆州東陵地名疏傳江分至地名○正義曰九江之水禹

非是別有東池北會于匯彭蠡也東溢分流都其北會為疏傳地溢至彭蠡○

邪出之言故為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其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東為中江入于

海有北有中疏傳東入海中有江從丹陽無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

從會稽毗陵導沅水東流為濟泉源為沅流去為濟在溫西**疏**傳泉源至平地

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七十餘里溫是

古之舊縣故入于河溢為滎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

所**疏**傳濟水至東南○正義曰此皆目驗為說也濟水既入于河東出于陶丘

北陶丘再成**疏**傳陶丘再成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李巡曰再成

有陶丘亭又東至于荷荷澤水又東北會于汶濟與又北東入于海北折而東

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在東南淮水所出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北過桐

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泗沂二水合入海**疏**傳與泗至入海

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導渭

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自鳥鼠同穴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疏**傳鳥鼠至出焉○正義曰釋鳥鼠云

巡曰鵪鶉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鵪如人家鼠而短尾鵪似

尚書孔傳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云不為牝牡并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

過郡四行千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澧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澧音豐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二水名亦曰洛水出**流**傳漆沮至朔北○正義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

馮翊北○翊與職反**流**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

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

水出北池直路縣東入洛水又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耀水入焉俗謂之漆

土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導洛

自熊耳之西宜陽東北會于澗瀍會于河又東會于伊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於合

鞏之東○鞏恭勇九州攸同在下事四隩既宅於六反玉篇於報反○隩九山刊

反縣名屬河南郡九州攸同在下事四隩既宅於六反玉篇於報反○隩九山刊

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九州名山與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川已滌除泉

陂彼宜反槎任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

雅反障章尙反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貫

工喚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咸則三壤成

賦中邦九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疏**九州至中邦○正義曰昔堯遭洪水

總敘之今九州所共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

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

之內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材之復甚修治矣言海內之人皆豐足矣水

災已除天下衆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

重慎者惟財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爲上中下

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總結之○傳所同

事在下○正義曰九州澤最是同與之事矣○傳四方至可居○正義曰室隅爲隩

也其在言九山九川九澤最是同與之事矣○傳四方至可居○正義曰室隅爲隩

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為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為宅以宅內可居  
 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不可居也○隩傳九州至隩表宅○正義曰隩上澤言九州之內  
 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皆刊槎決於此復更總之九山川九澤言九州之內  
 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於此復更總之九山川九澤言九州之內  
 前大山水祭禮廢已定位見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泉源從其所實水亦旅矣發首  
 云奠高山大川但已定位見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泉源從其所實水亦旅矣發首  
 蕩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障也○傳濫溢今時水定或作波以障之使無決溢詩  
 云彼澤之無陂毛傳澤言障也○傳濫溢今時水定或作波以障之使無決溢詩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  
 之身朝天子也夷狄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同風故知四  
 海謂四海之內即九州之中乃有萬國同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  
 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物在繩索之貫故  
 和也○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皆治也○傳交俱至過  
 ○正義曰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為俱也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  
 災既除眾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還復其壤墳壚之性也○傳州之土青黎是色  
 塗泥是濕土性得異惟謂壤墳壚還復其壤墳壚之性也○傳州之土青黎是色  
 慎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傳皆慎者財貨貢賦謹  
 曰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為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  
 但功舉其大較定為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等  
 人功修其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之賦言得施  
 賦法以明水害除九州之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生我天子建德因  
 是中邦故傳以九州之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生我天子建德因  
 人生此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顯我行者常錫土至朕行○正義曰此一經  
 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顯我行者常錫土至朕行○正義曰此一經  
 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者相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  
 土為姓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



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敘而美之○傳台我至行者○正義曰台謂

釋文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

有德之人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姓胡公之姓為嬌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

奴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姓胡公之姓為嬌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

蒙賜姓其人少矣此德為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

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自敬其

德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自敬其

道用此五百里甸服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五百里甸服

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敘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定

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內路有遠近更敘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定

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

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要荒三節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

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有較故其任不五百里不言納

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內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一名三百里外侯服

不入穀侯主為斥侯二百里內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一名三百里外侯服

共為一名自下皆先方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

里○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

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百里賦納總之甸服內之百里○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

者主治田出穀稅也言甸百里賦納總之甸服內之百里○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

下如字總音摠近附近之近百里賦納總之甸服內之百里○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

稟故老反供音恭餉音嗣百里賦納總之甸服內之百里○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

禾稟曰總入之供餉國馬○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名

禾稟曰總入之供餉國馬○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名

禾稟曰總入之供餉國馬○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名

禾稟曰總入之供餉國馬○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名

禾稟曰總入之供餉國馬○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名

納銍。銍，刈謂禾穗也。○銍，珍也。疏也。說文云：銍，獲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也。三百里納結服。結，工也。反馬云：去其穎音軟。疏也。傳：結，稟

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三百里納結服。稟，設稟皆送則結服重於納銍則乖近

役於○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簞之安而稟結之設稟皆送則結服重於納銍則乖近

易於送德。故為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稟粟皆送則結服重於納銍則乖近

重遠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納結服。稟，設稟皆送則結服重於納銍則乖近

百里粟五百里米。少倉納者多。疏也。俱送為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

遠重耳。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之五百里侯。疏也。侯，故為侯也。襄十一年左傳：稱晉

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侯謂檢行險阻，侯盜賊百里

此五百里主為斥侯。而服事天子，故各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百里

采侯服內之百里一供。疏也。王傳：侯服至主一役也。正義曰：采訓為主事。此百里之內，主供

二百里男邦。而針反也。任王者事。○任王者事。○正義曰：男聲近

有常殊於不主一也。言邦者，三百里諸侯。合三百里為一名。○為于僞反。疏也。傳：一

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三百里諸侯。合三百里為一名。○為于僞反。疏也。傳：一

○正義曰：經言諸侯者，三百里內同為王者斥侯。在此內所五百里綏服也。綏安

主事同。故合三百里安服。王疏也。綏安者，至政教。○正義曰：綏安者，至政教。○正義曰：綏安

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疏也。綏安者，至政教。○正義曰：綏安者，至政教。○正義曰：綏安

者之政教。○綏息遺反。疏也。遠王要束。使服此綏服。韋昭云：內甸侯邦外侯服侯衛

教以示不待要束。言安服。自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侯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役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內甸侯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役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內甸侯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役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內甸侯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役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內甸侯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役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內甸侯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役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內甸侯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役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內甸侯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役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內甸侯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役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內甸侯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役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內甸侯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役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內甸侯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役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內甸侯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役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內甸侯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役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內甸侯邦外侯服侯衛

因以名服然則云綏先王據諸侯安王為各寶者據王三百里揆文教者文也度王

敬諸侯為名故云先王據諸侯安王為各寶者據王三百里揆文教者文也度王

之三百里皆同○揆疏王傳揆度至皆同○正義曰釋詁訓揆為度故雙言之必自揆

是安服其不合上耳即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教外之安○奮武衛疏安○正義曰

既言三百又言二百嫌是三百之內以下二服天子所以名此故於此解之此是文

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衛天子所以名此故於此解之此是文

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奮武衛天五百里要

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賴諸侯以安也五百里要

服○綏服外之五百里要一音來教疏上言揆文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綏服

自揆天子乃教恐其不稱服上旨此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三百里夷守平常之

而己○馬二百里蔡○差初佳反又百里而差簡疏傳蔡法至差簡○正義曰蔡

云夷易也二百里蔡○差初佳反又百里而差簡疏傳蔡法至差簡○正義曰蔡

里夷則三百里也言守平常教耳此名為蔡簡於夷故訓蔡為五百里荒服要

法夷則三百里也言守平常教耳此名為蔡簡於夷故訓蔡為五百里荒服要

外之五百里疏俗而要治之傳言荒又簡略曰當以荒為荒忽又簡略於要服之蔡

也三百里蠻以不制以法廢其人耳故云蠻之義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

緝是繩也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

之故傳言以文德蠻來之制以國內之法強逼之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

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

其荒服力役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

天子賦其田事也其綏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之銓知已上皆據  
 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百里要東始行文教無事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又不近  
 外邊不為武衛其要服又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  
 三百里耳奮武衛者以要服逼近夷狄要東始行文教無事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又不近  
 服內奮武衛者以要服逼近夷狄要東始行文教無事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又不近  
 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疏傳無常故政隨其俗任其去來不流故云移也其俗流  
 相距為方五百里是王城四面別二千五百里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綏要荒  
 達馬融以各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綏要荒  
 服各五百里是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綏要荒  
 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更增五百里別至五千里相服別為五千里是  
 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為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  
 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  
 之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  
 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  
 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分之  
 公侯伯子男使各遠近寰宇而得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稟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  
 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別五百里是為方萬里  
 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里三百里是為方萬里  
 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戴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  
 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  
 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  
 之數若其人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數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  
 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肅者革易自難之王制改其法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  
 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改其法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

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為之不可與經合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

沙朔南暨聲教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漸

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玄圭以彰顯之功加於四海故堯賜玄

曰言五服之外又東漸入于海西被及于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

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于四海以禹功如是故帝賜以玄

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傳漸入至朝見○正義曰漸是沾濕故為入謂

入海也覆被是遠及之辭故為及也漸入至朝見○正義曰漸是沾濕故為入謂

皆是過之意也五服之下乃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

言其聞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於流沙流

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南流沙為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

之西太遠矣志言非也○傳玄天至功成○正義曰考工記天謂之玄是

玄為天色禹之蒙賜必是堯賜故史敘其事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圭以

彰顯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大禹護舜美禹功云地平天成是天功成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六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六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六 古本作尚書卷第三古文尚書禹貢第一夏書孔氏傳宋板作尚書正義卷第六

禹貢第一 夏書

任土作貢 古本貢下有作禹貢三字

定其貢賦之差 古本定上有以字賦下無之字按有以字與疏合無之字恐非

深大其川 宋板作深其大川

取下供上之義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供作貢案供貢古通用字

浸壞民居 宋板闕本同毛本浸作漫

故言分布治之 宋板不重之字毛本次之字作也

冀州 唐石經別起一行每州皆然

傳堯所至至書 案至當作於毛本不誤

山南見曰 毛本曰作日是也

從覃懷致功至橫漳 纂傳橫作衡諸本皆作橫案衡橫古今字

錯雜古本史記集解下俱有也字按此與海物惟錯傳錯雜小異此以雜訓錯彼則二字平讀

此州入穀不貢宋板州作則盧文韶云則字非

豫州與冀州等一同案等當作第閩本明監本並誤

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纂傳河作阿是也下廣河同

相去其遠毛本其作甚是也

島夷皮服臧琳曰孔傳海曲謂之島正義曰孔讀鳥為島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據此知鄭

王本皆作鳥夷孔傳雖讀鳥為島然未改經字故正義本亦作鳥也史記夏本紀冀州作鳥夷揚州作鳥夷蓋因集解采孔傳後人遂私改漢書地理志冀州

揚州皆作鳥夷羣經音辨鳥部云鳥海曲也當老切書鳥夷是北宋孔傳尚作鳥字○按唐石經已作島

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浦鏗云碣石山漢志作大揭石山北平上有右字按疏引漢志多脫誤諸本皆然未可擅

改茲不悉校

還都白帝所知案知當作治閩本亦誤知毛本不誤

濟河間其氣專體性信謙宋板體上有質字毛本體作質

河南其性安舒厥性寬豫宋板閩本同毛本作其氣著密厥性安舒

在濟陰城縣西北案上縣字當作陽毛本不誤

民居邱土案土當作上閩本亦作土毛本不誤

而夾川兩大流之間纂傳川作於按川字非也

與徐揚三州纂傳三作二是也

賦正與九相當古本九下有州字

是十三年而入州平案三當作二閩本亦作三毛本不誤

盛之筐篚而貢焉案筐篚當作筐篚疏同

得乘舟經達也宋板同毛本經作徑

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纂傳海作涉與漢志合

岱畎絲枲陸氏曰畎徐本作畎谷○按徐本蓋畎上無岱字畎下有谷字也傳曰畎谷也則徐本誤明矣○補釋文校勘記段玉裁云此處釋文不

可通不當一字為二字也當云徐本作畎谷也說文曰畎古文也畎小篆文也

言可耕宋板此下有作也二字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陸氏曰漸本又作薪○按說文薪下云艸相薪包也从艸斬聲引書草木薪包薪包者積綴之貌僞孔以進長



釋薪而或改薪為漸唐已前已如是

漸進長 進長二字史記集解倒按疏亦倒

謂之搏埴之工 監本同毛本搏作搏盧文昭云釋文元有兩音

出蠙珠及美魚 岳本無及字毛氏曰出蠙珠及美魚下多一字

達於河 諸本作河非也案說文蒨字下水經濟水篇引並作達於蒨古文尙書疏說云蒨者澤名為濟水所經又東至于蒨者是在豫之東北即徐之西北舟則自淮而泗自泗而蒨然後由蒨入濟以達於河此徐之貢道也

北揚淮 案揚當作據毛本不誤

錢塘江也 岳本也上有浦陽江三字此誤脫也

今江入此澤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作令案所改是也

地泉濕 古本濕作温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閩本上錯上更有上字按所補是也

牙牡齒也 宋板杜作壯○按壯字不誤說文士部曰壯大也壯齒謂齒大者

凡為織者 纂傳織作錦

當繼荊州乏無也 宋板同毛本乏作之

是沱為江之別名也 按當作是沱為江別之名也

直云水名 宋板直上有故字

在今蜀郡郫縣 岳本郫作郫案郫字誤也

潛蓋漢西出蟠冢 漢西二字纂傳倒是也

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掄山與江別而更流 纂傳自作出浦鐘云湔誤掄

入太穴中 纂傳太作大是也

雲土夢作乂 陸氏曰雲徐本作云沈括筆談曰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太

談所謂太宗乃宋太宗也胡朏明禹貢錐指乃以為唐太宗殆誤矣疏云經之

土字在二字之間開成石經亦作雲土夢作乂則古本即唐世通行本耳至宋

初監本始倒土夢二字蓋据漢書地理志不知史記夏本紀夢字亦在土下

此澤既大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大作土

水可為耕作畎畝之治 閩本同毛本水下有去字案有者是也

柁榦栝柏 陸氏曰榦本又作幹

弓人取榦之道也

浦鏜云七誤也○按作七與攷工記合

陸璣毛詩義疏云

璣閩本作機後並同○按作機是也說詳爾雅校勘記

菁冀菁也

浦鏜云蔓誤冀下同按浦校是也

江淮之間三茅脊以為藉

宋板閩本茅脊二字倒不誤

鄭云纁者

宋板纁上有染字

浮于江沱潛漢

陸氏曰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于漢非正義曰本或潛下有于誤耳

出宏農盧氏縣冢熊耳山

岳本冢作東冢字非也閩本亦誤

多而得各耳

浦鏜云多上脫但在河內四字從詩疏校

下者壚壚疏

岳本宋本纂傳同古本下有也毛本作下者墳壚許宗彥云傳未疏字今本誤為黑質白文○按史記集解孔安國曰壚疏也

壚音盧說文黑剛土也

十行本不誤按九字乃陸氏音義非孔疏也今

妄加傳字閩本疏字雖已誤尚無傳字祇於壚上作圈蓋猶知其為音義也

沱山之石

案沱當作佗毛本不誤

浮于洛達于河

唐石經脫達于二字

隴西郡西縣豕山西漢水所出宋板縣下有蟠字閩本纂傳無蟠字亦有縣字毛本縣作蟠案所改是也  
是二者皆山名于江閩本同毛本于上有沱出二字案所補是也

差復益小宋板小作少

織金罽古本作織皮金罽也○按史記集解金作今

胡人續羊毛作衣盧文弨云續當本是續字

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各本皆同毛本自誤是○按段玉裁校本作桓水各自西傾山南行

皆云西距黑水宋板同毛本距作據

涇屬渭汭陸氏曰汭本又作內同

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纂傳岍作笄案漢志作开師古注云开音苦見反

同之於渭盧文弨云史記集解作同于渭也是

杜林以為燉煌郡宋板閩本纂傳同毛本燉作敦○按作敦煌與漢書地理志合唐人乃作燉見元和郡縣志

禹治水未已竄三苗浦鏜云未下疑脫平字許宗彥云未字當在禹下治上

石而似玉閩本葛本同岳本纂傳玉作珠萬歷本珠作玉毛氏本與古本宋板同按作玉誤也作珠與疏標目合初學記地部上琅玕石似珠

也注云出尚書注此作珠之證古本珠下有者也二字史記集解作石名而似珠者

太岳上黨西 古本史記集解岳下有在字與疏合

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 陸氏曰列本或作別

同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 浦鏗云博陽漢志作傳易師古曰傳讀曰敷易古陽字朱長孺曰韻會敷古作敷隸作傳史世

家傳錫庶民漢文傳納以言是也博陽山字當作傳但陸氏不為音未可遽改耳○按此或刊本之誤傳中博字疑亦當作傳

導弱水 陸氏曰弱本或作瀾

傳合黎至沙 毛本沙下有東字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 古本史記集解華下有陰字

北至東行 古本岳本宋板史記集解纂傳至作而

山見水中若柱然 纂傳柱上有底字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陸氏曰伾本又作峘○按段玉裁云東京賦底柱輟流鐔以大伾善注引東過大伾此正釋文又作之本也

一成峘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峘作伾

北過降水 降蔡氏作涿按此與大禹謨降字同義異說文涿水不遵道一曰下也然則禹謨降字可作涿此降字必不可作涿也唐石經宋臨安

石經亦俱作降知自古無作降者

在大陸之內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內作南

北近降水也

宋板北作此

至漢中東流為漢水

古本岳本流作行○按纂傳亦作流

分為三

史記集解三下有道字

遂為北江而入海

岳本入上有南字古本入海作入于海也按史記集解纂

山水同今變易

許宗彥曰同蓋古字誤案宗彥說得之下云是古今同之

又東至于澧

案澧史記漢書俱作醴鄭氏以醴為陵名亦不從水史記索隱曰騷人所歌濯余佩於醴浦明醴是水孔安國馬融解得其實又虞

喜志林以醴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作澧也據此則以醴為澧始於虞喜志林

安國本作醴與馬鄭同耳

東迤北會于匯

顧炎武曰石經及監本注疏皆同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匯今本

都其北會為彭蠡

葛本正嘉本監本同毛本其作共案其字誤也又古本無

誤一也

濟水在河東垣縣王屋山

宋板在作出

荷澤之水 古本荷作荷

與泗沂二水合入海 葛本泗誤作四岳本合入海作合入于海與疏標目不合纂傳作合而入海按史記集解與今本同

鳥鼠共為雌雄 古本岳本宋板雌雄二字倒與史記集解合纂傳與今本同

東漆沮二水名 按二當作一洛水一名漆沮可證也孫志祖云詩縣疏引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漆沮為一今作二水名誤也

沮水出北池直路縣 宋板同毛本池作地○按水經作地不作池

會同于京師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無于字

相與共治之 宋板無相字

祚四岳 毛本祚作胙案胙祚正俗字

去王城面五百里 古本里下有內字依史記集解增集解面作近闔本王誤至

百里賦納總 陸氏曰納本又作內音同

銓刈謂禾穗 古本作所銓刈謂禾穗也按所字依史記集解增

安服王者之政教 古本岳本宋板俱無之字與疏及史記集解合

役賓服當此綏服 毛本役作彼役字誤也

以文武侯衛爲安

閩本明監本侯作教

稅微差簡

毛本微作徵案徵字是也

不服蠻來之也

宋板同毛本服作復案復字是也

至減太半

毛本太作大太字非也

使各有寰字

浦鐘云寰國語作寧按詩頌殷武正義亦作寰當舊本作寰字也

別有九里

毛本里作服案服字是也閩本亦誤

正義義曰考工記

案義曰二字複衍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五書通曰赤工...

德育成里...

史卷會要字...

至編太平...

不即離來文...

欽定四庫全書

以文流對...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七

甘誓第二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啓禹子嗣禹爲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姒姓之

國爲無道者案京兆鄠縣即有扈之國也甘有扈地名馬云

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誓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

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之史敘其事作甘誓○傳夏啓至之罪○正義曰孟

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敘其事作甘誓○傳夏啓至之罪○正義曰孟

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

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

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故云夏啓甘誓名將戰先誓地

詞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不故云夏啓甘誓名將戰先誓地

○正義曰發首二句敘其誓之由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

誓戒而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誓云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先誓○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

代者也鄠音同未知何故改也啓伐有扈地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

甘爲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

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先誓者皆臨戰時也甘誓牧誓皆取誓地爲

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各有異耳泰誓未戰而

誓故別為之名秦誓自悔而誓非  
為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天子六軍其將皆王曰

嗟六事之人  
各有軍事  
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

扈與夏同姓特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棄廢天  
亂常○侮亡甫反正如字徐音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  
正也惰徒臥反  
天

用勦絕其命  
反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勦子六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恭奉也言欲截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左車左方主射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

命  
右車右勇力之士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御以正馬為政三者有失用命

賞于祖  
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  
弗用命戮于社  
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

義  
社主前社主陰主殺親祖嚴社之  
予則孥戮汝  
及汝子也非但止汝身辱

音奴累疏  
大戰至戮汝○正義曰史官自先敘其事啓與有扈氏戰于甘嘆而

呼之汝德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言以勅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

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眾在車

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威是汝不奉我命於車右之事是汝

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於車右之事是汝

也○已我則天子至命卿○正義曰將戰而不可六卿明是命以殺敵戒之使齊力戰

皆命卿周禮曰大孔無序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曰大孔無序文也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故稱大戰○傳各至六  
 事○正義曰卿為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卒  
 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軍分四時各有人為總呼之辭○傳五  
 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木土也威德在火秋云威德在法而  
 行至亂帝○正義曰五行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也言王共所取法而  
 太史謁於天子曰德王立春威德在木夏云威德在火秋云威德在法而  
 德在水謁此五行之德王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也言王共所取法而  
 慢此五常而行之所以為大罪也且五行親而不恭天子廢君威侮之  
 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物之  
 為大無天於此者周易謂之三道人生天地之間莫不與天地而仁義物之  
 愈惰棄廢天地人之道謂之三道人生天地之間莫不與天地而仁義物之  
 丹朱與夏商均夏有世觀周有楚蔡昭王之恃親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嘉禹  
 姓曰禹始得姓有屬舊已姓夏則為之兄弟如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  
 奴為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夏則為之兄弟如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  
 賜之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為姜姓與此同也故有  
 夏之同姓○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為姜姓與此同也故有  
 蕭將王誅皆示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故原○天之  
 天用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故原○天之  
 至其職○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故左為車左則右為  
 車右明矣○宣十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故左為車左則右為  
 致師者左射以敢攝叔曰吾聞而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敵是左方  
 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敵是左方

戰之常事故略而不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之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  
 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  
 主擊鼓與軍人絕節音成二年左侯晉自伐齊而解張御余手及肘余折以御  
 卻克傷於矢未敢言病卻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為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  
 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為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  
 事也○傳御詩云兩駟命如手傳云進御如馬為政言御之政事在正馬與御  
 不正則罪之御詩云兩駟命如手傳云進御如馬為政言御之政事在正馬與御  
 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遷廟之後故行載於齊○傳天子至尊也○正義曰會  
 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冠也○傳天子至尊也○正義曰會  
 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冠也○傳天子至尊也○正義曰會  
 大司馬故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鄭玄云厭伏也○傳天子至尊也○正義曰會  
 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奉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傳天子至尊也○正義曰會  
 軍行社是征伐載主之奉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傳天子至尊也○正義曰會  
 出里故以社言主之陰命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傳天子至尊也○正義曰會  
 以刑賞異處社言主之陰命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傳天子至尊也○正義曰會  
 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至嚴社之義大功曰詩云樂則在軍賞罰其徧敘是諸勳乃  
 至太祖賞就社殺親至嚴社之義大功曰詩云樂則在軍賞罰其徧敘是諸勳乃  
 子也非但刑父兄弟及不殺言取惡累之湯誓云勿犯此辜亦然也  
 曰古之用刑父兄弟及不殺言取惡累之湯誓云勿犯此辜亦然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康失邦

啓子也盤于游田不恤民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其五

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五子名字書傳無疏○太康至之歌

聞仲康蓋其一也○須馬云止也○如銳反本又作內音同○太康為羿所距

之子太康以游畋棄民為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失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

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為羿所距

不得反國其第五人即啓之昆弟五人自長幼故稱昆弟嫌其事作五子之歌

云太康五子之歌啓之五子之事其一日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

每五子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為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

是也○傳啓之至名篇○正義曰直言五子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太康

尸位以逸豫逸本又作份豫本又作仔音同○滅厥德黎民咸貳君喪其德則

矣○黎力兮乃盤遊無度盤樂或作樂如字○盤步干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

反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名距太康於河不

計入國遂廢之○羿五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御待也言從畋○從奚于洛之

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畋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以敘怨也○疏○太康至作歌

子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北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為逸豫滅其人君之德衆人皆

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

之時其第五人待其母以從太康太康畋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

反致使母距於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己怨之志也

其弟侍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

五子乃怨當然也○傳尸主也○正義曰釋詁文○傳有窮至屨之○正義曰

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

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嘗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

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

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

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嘗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

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為何也夏都河南北洛在河南距太康

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傳述循至敘怨○正

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為歌以敘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

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其

指怨太康非為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總之其

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謂失分○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子言能畏敬小民一人三

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予臨兆民懷乎若朽

索之馭六馬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懷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為入上者

柰何不敬不能敬則高而不危○疏其事一不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

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之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

我視天下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人也

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為人時當於是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之

上常畏人怨懷乎危懼若窮索之馭六馬不恤下民也○傳皇君至失分○可畏如是一民上者奈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為文近

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本分也其農時勞以民可近者據君為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其農時勞以民可近者據君為文近

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當能勝我一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長○傳言能至衆心○正義曰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一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長○傳言能至衆心○正義曰

得衆心也○傳三失道以其微○正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衛之是備慎其微也○傳十萬至懼甚○正義曰

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懷懼之心懼之意故為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意故為危貌朽腐常訓也腐

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馬乘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書記云天子駕六馬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圍四馬曰乘康

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外作禽荒色為也迷亂曰荒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或為釋言文昭元年聘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為禽荒也

峻字彫牆甘嗜無厭足峻反牆慈羊反厥於鹽反又於豔反有一于此未或不峻字彫牆甘嗜無厭足峻反牆慈羊反厥於鹽反又於豔反有一于此未或不

亡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其三日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

傳陶唐至四方○正義曰世本云堯為陶唐氏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二字或共為地

尚書注疏 七 四 中華書局聚



名未必如昭言也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

舉陶唐以言之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自致滅亡○底之履反其四曰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也君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季

反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

業以取亡○覆疏為萬邦之君謂為天子也○有明國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

芳服反供音恭疏為萬邦之君謂為天子也○有明國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

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

矣典存國富宜以為政今太康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

典法所以滅宗祀也○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為天

子也○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為經籍則法釋文曰君謂先王舊典法

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為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可以典法遺子孫言仁

恩及後世○傳金鐵至取亡○正義曰關者通也石而可以通者惟衡石舉之

耳律曆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石為稱之

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絲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

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

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

之使和平則官民皆定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

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為業費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

取之以供器用器既云石為怪異入金不從革之條費願之義亦得通也石之

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為怪異入金不從革之條費願之義亦得通也石之

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慚愧於仁人賢

反徐乃私反弗慎厥德雖悔可追悔言人君行己不慎其德以遠滅敗雖欲改

其五至可追○正義曰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此故思之而

悲太康為惡毒徧天下姓皆共仇我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此故思之而

悔其可追及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慚由太康不愼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改

○傳仇怨至國乎○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為怨也羿距於河不

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傳鬱陶至賢士○正義曰

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為哀思也詩

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如鬱陶皮厚然故以顏厚為色愧忸怩羞不

能言心慚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慚愧於仁人賢士

胤征第四

義和湏淫廢時亂日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

音緬面善反差初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國之君受王命胤征罪曰征胤義和至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乙○正義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義和是重黎

絕故此時羲和仍掌時日以康逸豫臣亦縱弛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懈

惰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是聖人作曆數以紀天時不存曆數是

廢不言好色故訓淫為過言耽酒為過差也甲乙也○傳奉辭罰罪○正義曰奉

責讓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惟仲康肇位四海康為天子○肇音兆胤侯

命掌六師仲康命胤侯掌王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

捨胤后承王命徂征徂往也討之疏惟仲康至徂征○正義曰惟仲康始即王

六師於是有義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于私邑胤國之君承王命

往征之○傳羿廢至天子○正義曰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

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是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

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政之故云羿廢太康

而立其弟仲康為太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  
既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為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  
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相承向有百載為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  
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言羿浞之事是馬遷  
之說矣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誓勅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  
安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言君能慎戒臣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修職  
君臣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文道人宣令之官木鐸待洛反鈴音令振官

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官衆失常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其或不

恭邦有常刑職服大刑廢**疏**告于至常刑○我所有之衆人聖人將征義和告于所部之

之明證可以定國輔其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惟君明臣能奉先王

常法百官修職守道以輔君也先王恐其在官則君臣明君明臣言君當

謹慎以畏天臣當守道以輔君也先王恐其在官則君臣明君明臣言君當

人藝能以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則有常刑○傳徵證也

安家○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欒卻為徵是證驗之義○傳徵證也

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為安也聖人將為教訓必謀而後成行故言所以謀之教

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為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謀必謀而後成行故言所以謀之教

安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正義曰王戒慎天戒也臣能奉天戒臣奉法君法也

此謂大臣之事故言宣令謂衆臣○傳慎人至教○正義曰以法屬之而觀

治象之法徇小宰名曰道不用者國有常刑宣令之聚事略與此同此以爲別置其

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道不用者國有常刑宣令之聚事略與此同此以爲別置其

禮有金鐸以金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

周禮教鼓人鐸以金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

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也○傳官衆至失常

○正義曰相規相平之辭故官衆謂衆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闕已尙

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

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

職猶令進諫則文也工顧氏云不得諫矣○傳言百至大刑○正義曰百官當有常

服大刑明堂位也顧氏云不得諫矣○傳言百至大刑○正義曰百官當有常

尚書注疏七

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顛覆言反將陳羲和所犯故先舉孟春沈亂于酒畔

宮離次沈謂醉冥失次也○離如字傲擾天紀遐棄厥司紀謂時日司所主

也○傲本又作併亦作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警

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警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

馳走步曰走音色馳車馬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日昏迷于天

象以于先王之誅亂之甚干犯也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政典夏后為政之典

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時則罪死無反不及時者殺無赦

不及謂曆象後天雖治其官苟有先疏刑廢職懈怠是為大罪惟是義和顛

後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後胡豆反疏惟時至無赦○正義曰言不諫尚

紀綱遠棄上之德而沈沒昏亂於九月之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位次始亂天之

舍不得合辰謂日被月食日有神人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是百役此為災異之大羣

官促遽若此義和主其官而不知先王為政之典曰主曆之錯於天象

先犯時者殺無罪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失後尚猶合殺○正義曰日食其罪

臣倒謂人反為德故言顛覆厥德胤侯將陳羲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反倒然言

誅舉輕以見重小事沈犯令猶有常刑況叛官離次為大罪乎○傳沈謂至次始  
 至所主○正義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之沈○傳沈謂至次始  
 數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日此謂日之事是義和所司言棄其所主  
 ○傳辰日謂辰是謂辰○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伯曰何謂辰對曰  
 日月之會日謂辰是謂辰○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伯曰何謂辰對曰  
 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九分一歲計二十九日過半月辰即行天一周又逐  
 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為辰一歲計二十九日過半月辰即行天一周又逐  
 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為舍之次九月之朔今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  
 云集會也即房是合為舍也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  
 月可知也日食者月掩日月體掩日火之次房心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  
 食也或以為日食者月掩日月體掩日火之次房心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  
 事有似矣知不然者疾惟可見止舍不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表火言辰在房星  
 集於房星似知不然者疾惟可見止舍不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表火言辰在房星  
 正可推算以知凡非能舉見之君慎疑寧當以左傳云日有食之此知其  
 必非房星也○傳凡非能舉見之君慎疑寧當以左傳云日有食之此知其  
 舉代鼓于社諸侯用幣祭于社鼓于朝杜預為伐于社鼓于朝杜預為伐于社鼓于朝  
 責上公者特牲云社祭于土而伐于陰也君南纓北墉下答社責陰之義也此言社  
 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社祭于土而伐于陰也君南纓北墉下答社責陰之義也此言社  
 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為祭句龍為昭之九年左傳云侵君之上公祀  
 傳以為責之上公亦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謂伐鼓為樂警為樂官樂  
 官用無目之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鄭玄云置五通鼓佐聲  
 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鄭玄云置五通鼓佐聲  
 其餘則救之日之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鄭玄云置五通鼓佐聲  
 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親禮無嗇夫文此云嗇夫馳命告于天子鄭玄  
 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嗇夫文此云嗇夫馳命告于天子鄭玄

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畜夫必是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

禮天神庶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為供救日食

之百役也會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

為太陰之弓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恆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

乎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

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也○傳政典至無赦○正義曰胤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

云夏禮異於周禮也○傳政典至無赦○正義曰胤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

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

官六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

先時不得後天時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

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以初為節半為一四時分均分十二月則月各得

三十日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半為一四時分均分十二月則月各得

月每二月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為朔又半此望去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  
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  
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闕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  
亥為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曆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將  
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如此  
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爾眾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督其士眾使  
用炎焜岡玉石俱焚山脊曰岡岷山出玉言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逸過也天

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殲滅渠魁也指謂義

師者皆無治反○殲于廉魁苦舊染汙俗咸與惟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

烏故反汙辱之音烏反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數能以威勝功愛克厥威允罔

功濟以愛勝威無功其爾眾士懋戒哉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

犯幾如故今我用汝所有之眾奉王命行天罰汝等眾士當同心盡力於室

戒誅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為惡大帥罪止義和之身其被迫脅而從距王師

軍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汙穢之俗本無惡之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又言將

愛必誅信有成功士宜勉力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傳將行至子黎

誅謂殺淫酒之身義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罰則賢子弟楚語云重黎

害玉○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夏商則此不滅其裔也○傳山出玉言火害至

過也○天誅惡之害言位貴而威高乘勢而逞毒心或睚眦而害良善故為過惡

也○德其傷滅至無治○正火之害玉猛火為烈甚矣○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

渠為殲也○渠魁帥無正訓以賊之殲厥渠魁謂滅其原出於此自契至于成湯入



遷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契見四反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契父帝嚳故曰從先

王居○亳旁各反徐作帝告釐沃之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告工毒反釐力

扶各反○釐苦毒反徐作帝告釐沃之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告工毒反釐力

鄭之徒以爲商疏不自契至釐沃○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

書兩義並通疏不自契至釐沃○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

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爲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

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

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傳十四世至國都○正義曰周語曰

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爲天子也殷

卒紀云契生昭明立昭明卒子微立微卒子昌立昌卒子曹立曹卒

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天子生商是契居也爲成

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也

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

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預云今梁國睢陽以

都王命之使遷至湯則不以商爲天所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

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爲商書之序與并湯征諸侯伊尹去

亳之伐是將欲爲時事○史傳契父至王居○正義曰先王天子所居也

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正義曰先王天子所居也

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正義曰先王天子所居也

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實

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嘗有宮室乃謂上帝及皇爲王別是類也雖孔與湯自商丘

遷焉以相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

則相土之孫也自契更遷都但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契至相土三世

鄭玄遷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

也今亳有湯塚已氏有伊尹塚杜預云亳國蒙縣北有亳城中有成湯塚其

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

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孰是○傳告來至皆亡○正義曰

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先王居或當告帝也告湯征諸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

始征之皆不祀湯始廢其土始於葛○祇巨支反疏傳葛國至於葛○正義曰

葛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云山川神祇有言不舉者為不敬不敬

者君削地宗廟有不祀者為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

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初

征自葛是也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

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

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

劫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作湯征述始征之伊尹去

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伊尹至說於葛○正義曰伊尹之於葛必貢之者湯欲以誠

亳適夏湯進於桀疏傳伊尹不於桀○正義曰伊尹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

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

之孫武其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為反

間也與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故惡其政不能反賢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鳩

此說殊與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故惡其政不能反賢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鳩

尚書注疏七

九中華書局聚

二人陽之賢臣疏賢臣也。不期而會曰遇。隱八年穀梁傳文也。作汝鳩汝方。所言不期而會曰遇。賢臣也。不期而會曰遇。隱八年穀梁傳文也。作汝鳩汝方。所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七

此處為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識。其排版為多欄式，每欄約佔一英寸寬度，共約十餘欄。文字為繁體中文，字體清晰，但由於掃描質量及字跡本身原因，具體內容無法逐字轉錄。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七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甘誓第二 夏書

夏啓嗣禹位

古本宋本位作立與疏同

故伐之

浦鏜云啓誤故

甘誓

明堂云

毛本同宋本云作位案位字是也

未知何故改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故作時案時字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

古本威作畏

怠棄三正

唐石經棄作奔後竝同

用其失道故

古本故下有也字

絕之也

閩本葛本同岳本毛本絕之作攻治

執戈矛以退敵

古本以上有爲字

御以正馬爲政

古本政下有者也二字

有功則賞祖主前 史記集解則作即

親祖嚴社之義 纂傳義作意

言恥累也 史記集解也作之

傳五行至亂帝 案帝當作常形近之譌傳文可證

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 閩本同毛本如作知案知字是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五子之歌

以其迷祖之訓 閩本明監本毛本迷作述案述字是也

盤樂遊逸無法度 古本重樂字

有窮后羿 古本后上有之字

御待也 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待作侍正義同案侍字是也

一出十旬不反 宋本十上有而字

言雖不經以取信 浦鏜云以字上當有難字

甘酒嗜音峻字彫牆

宋臨安石經彫作雕孫志祖云玉篇口部引作酣酒嗜音

則止稱之物

宋本閩本同毛本止作所案所字是也

則官民皆定

閩本明監本毛本定作足案足字是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

按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嗚呼歎辭也或嘉其美或傷其悲古

二字互譌以蔡邕石經殘字皆作於戲知之石經系今文也

雖悔可追

陸氏曰雖如字或作睢○按雖睢古蓋通用

姓皆其仇我

閩本明監本毛本姓上有萬字案有者是也

允征第四

夏書

允征

奉辭罰罪曰征

岳本葛本宋本閩本同按大禹謨奉辭伐罪宋本亦作罰

惟仲康肇位四海

古本仲作中注同

掌王六師為大司馬

岳本宋本王作主古本作掌主也主六師為大司馬也按當從之纂傳亦作掌王六師則其誤久矣

而立其弟仲康為太子

宋本太作天與注合

政由羿耳 宋本政上有故字

官衆衆官 古本岳本宋本上衆字作師與疏標目不合纂傳亦作官衆

對中百工之職 宋本職作賤按職字非也

不及謂曆象後天時 古本謂上有時字

大殄殺無殺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殺字作赦案赦字是也

謂此聚會爲辰 閩本明監本同宋本無謂字毛本此作之

則是日月可知也 宋本閩本同毛本月作食

君南嚮北墉下 毛本墉作牖按北牖之牖諸經正義多誤作墉或又誤爲

山脊曰岡 宋本無曰字山井鼎曰無曰字爲是

或眦睚而害良善 宋本眦睚二字倒按宋本是也

告來居洽沃土 閩本葛本同岳本毛本洽作治案治字是也

湯使亳往爲之耕 閩本同毛本亳下有衆字案有者是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七